

# 大光短篇故事精選(何曉東)

## 目錄：

### 編者序

#### 一、血腥的日子

1.前言

2.屠殺

3.有人敲門

4.風波平息

#### 二、綁架

#### 三、日曆上面的金句

#### 四、彩虹

#### 五、我不再逃避神

#### 六、不算太遲

#### 七、我在臨陣脫逃

#### 八、饒恕殺我女兒的人

#### 九、約書亞的神跡

#### 十、沒有人需要我

#### 十一、打保齡球

#### 十二、爸爸的地位

#### 十三、早餐祈禱會

#### 十四、一個有能力的傳道人

#### 十五、一位紐約傳道人的見證

#### 十六、搭便車的人

#### 十七、安慰

#### 十八、黎巴嫩的傳道人

#### 十九、少數民族的歸主

#### 二十、輪椅賽跑健將

#### 二十一、車子的故事

#### 二十二、追蹤者

#### 二十三、審判

## 編者序

「血腥的日子」，是講到土耳其人屠殺他們境內亞美尼亞人的事情，亞美尼亞人都是基督徒，在十一世紀前是個獨立的國家。後來國土被俄國、伊朗和土耳其三個國家所瓜分，亡國到今天。土耳其人是回教徒，他們要亞美尼亞人改信回教，他們不肯，於是土耳其人就要殺盡國內所有的亞美尼亞人。這篇見證是講到一個亞美尼亞人的家庭，如何在大劫難中蒙主保守。因為全文很短，所以又附加了二十二篇短短的真实故事，末了一篇「審判」是我自己寫的。

何曉東

主後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於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城

### (一) 【血腥的日子】

#### (1) 前言

在九世紀的時候，中東地方有個小國叫亞美尼亞，只有四百平方裡，位於黑海南端。因為她處在東亞交通要道上，所以歷年來屢次遭受外人的侵略。這個國家的壽命很短，由主前一百九十年起，到第七世紀。在主後三百零一年，基督教便傳到這個國家，使他們成為一個基督教的國家。

到了十五世紀，聖經才譯成亞美尼亞文字。到了十一世紀，土耳其人來到中東，亞美尼亞國便亡在土耳其人的手裡。土耳其人是信仰回教的，與基督教誓不兩立，亞美尼亞人便成為他們的眼中釘，遭受很大的逼迫。一八七六年，土耳其的蘇丹·阿都哈姆米狄二世即位，由於強烈的民族主義和宗教觀念，他就對國內的亞美尼亞人來一次打屠殺。從一八九四到九六，被屠殺的亞美尼亞人足足有二十萬人。一九一四到一五，死的人數到一百萬。一直到今天，亞美尼亞人還沒有他們自己的國家，散居在世界各國當中。底下的見證，是由一個亞美尼亞的女人口裡說出，這個女人現在居住在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

#### (2) 屠殺

「孩子，你們要出去走走麼？」父親問妹妹古路莎和我兩人。那個時候，我們剛剛吃完早飯，正在院子裡。

父親的紡織廠週末休假，所以，我們一家人可以團聚，歡度兩天的好時光。

「要不要去你們外婆馬克淑丁那裡玩玩？」

「好呀，爸爸！」我很高興地跳躍起來。

我最喜歡去外婆家，舅舅和姨媽都還沒有結婚，他們和外婆住在一起，並且經營一家銅匠店。我經常獨自一個人去看望他們，今天，我們是一家人一起去的。父親、母親、妹妹和我走在路上，不時向附近一帶的鄰居打招呼。關西利城的街道窄小，但是很安靜，店鋪都關了門。亞美尼亞人都留在家裡，歡笑的聲音不時從那敞開的視窗傳到我們耳裡。

我們進到院子裡的時候，外婆已經站在那裡歡迎我們。

「真沒想到你們會來！」她高興地叫著，一面把古路莎和我兩人緊緊地抱在懷裡。哈高舅舅站

在門口。

「哈羅，小娃娃，」他向我叫著，他最喜歡和我開玩笑。古路莎只有三歲，一值不停地跑來跑去，父親和母親就打算帶她先走，我被外婆留下來，到了中午，她吻了我一下，又送了一個糖圈給我，才讓我回家。

我只走了短短的一段路，就感到輕視有點不大對。兩個小時之前，街上還是很寧靜的，現在卻是一篇混亂。所有的亞美尼亞人，都紛紛到處逃竄。他們一面跑，一面哭，一面叫。是怎麼一回事啊？」

「趕快逃命，孩子！」一個陌生婦人對我叫著。

「快回家去！」

遠遠地，我聽見有車號的聲音，但是一次比一次更接近。狗不停地狂吠，我仍然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想跑，但是兩隻腳像是被凍結了一樣，寸步難移。那個婦人不顧一切，抓住我的膀子。

「你看看，」她叫著。

「土耳其的軍隊來了，他們要屠殺我們亞美尼亞人！快回家去！」

「屠殺？」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我一點都不懂。好像聽我父親向母親提過，從他們的臉上，似乎顯出一些憂慮的樣子。今天的事情，是不是他們所憂慮的呢？我仍然站立在那裡，看著別人在跑。那個婦人打了我一個耳光，更令我糊塗。她指著一輛馬車說：

「他們來啦，你看嘛！土耳其的軍隊！快聽我的話，回家去，不然的話我又要打你了！」

我終於採取行動，拼命往家那邊跑，母親在門口迎著我。我一見到她，就大哭起來。

「你怎麼啦，荷娜桑？」她一面柔聲問我，一面整理我零亂的頭髮。

父親從房裡對我說：

「你怎麼那麼晚才回來？我們都在為你擔心呢！我正想出去找你。」他手上捧著一本翻開的聖經，從房裡出來。

「你哭了，怎麼一回事？」

「我遇到一位太太……」我嗚咽地說。

「她打了我一巴掌，說完若不趕快回家，她還要再打我！」

「為什麼她要打你？你又頑皮了嗎？」

「不，我沒有。」

「那麼她為什麼要打你呢？」

「因為我不肯跑。她說馬上會有大屠殺。什麼叫屠殺？那些士兵在街上幹什麼？」

父親和母親面面相覷，聖經從父親手上落到地下，他彎腰拾起來，又去檢查了一下門上的鎖，我再看看母親，她臉上也變了顏色，眼睛裡充滿著恐懼。

足足有好幾秒鐘，大家沒啣講一句話。父親清一下嗓子說：

「你們不要害怕，以前也曾有過這樣的謠言，這次大概也是一樣……」他還沒有說完，外面的軍號聲便響起來了。古路莎哭了起來，雖然她不懂得我們所說的，卻能分擔我們的恐懼。

「乖乖，不要哭，」父親安慰她，把她抱在懷裡。

「不會有什麼事情的。」

他也是在安慰他自己。我們都站在那裡留心地聽外面有些什麼聲音。那個聲音越來越接近了，我的全身都在發抖。我想站穩，但兩腿不住地擺動。父親把手放在我的肩頭上，母親也是如此，我們四個人抱在一起。我很幸運能及時趕到家裡，和父母在一起，感覺上多少會安全一些，即使大難臨到，也是共同忍受。我們聽到院子的圍牆外有恐怖不尋常的聲音。幸虧我們還有這麼一道牆來保護，可是牆卻擋不住外邊傳來的聲音。有馬蹄聲、慘叫聲，混合在一起，如同洶洶的浪濤。

「求求你不要開槍！」有人在叫。

回答他的，是一聲槍響，接著又是一聲。母親低聲飲泣，我的心都快跳出來了。街上的狗不住地吠著。

「你聽，我輕輕地說。」

「連狗都害怕起來了。」

「不會的，」母親說。

「土耳其是不會殺狗的，他們認為他們祖先的靈魂可能就在狗的身上。」

「你說得對，伊菇西，」父親說。

「狗是最安全的，只有我們亞美尼亞人在危險之中。我們才是土耳其人攻擊的目標，不是狗！」  
為什麼土耳其人這麼痛恨我們呢？對我來說，這已經是個很古老的問題了，我從來沒有得到過解答，為什麼他們要屠殺我們？

「聽！」父親說。

「有很多人在叫喊。」

「這聲音是來自土耳其人的住宅區，就在我們房子的背後！」

母親輕輕地談：

「他們在嚷些什麼？」

我抬起頭來，仔細地聽，最初，聲音有點含糊，以後漸漸清楚起來，我們分辨得出每一個字。

「殺啊！殺啊！殺啊！」

他們重複地這麼叫著，四面八方都引起了回聲。

「殺啊！殺啊！殺啊！」

這真是令人難以相信，像是一場惡夢。我緊閉著眼睛，想不去理睬那些聲音，我又開始顫抖，沒有辦法制止。

我的牙齒也格格地響著，父親將小古路莎交給母親，抱著我。他是個壯大的男人，卻很溫柔 and 良善。

「爸爸，」我哭著說，一面抱住他的脖子。

「為什麼這些土耳其人要殺我們？我們並沒有觸犯他們？為什麼？爸爸？為什麼？」

「有一天，若有時間的話，我會詳詳細細講給你聽。這些土耳其人都是回教徒，他們恨我們，因為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該怎麼辦呢，何文尼？」母親急急地問。我雖然還年幼，卻覺察得出她那絕望的語氣。

「我們不能就站在這裡等死。」

「更不能到街上去，還有什麼路可以走嗎？」

「我想那些軍隊正開往亞美尼亞人的地區，」父親說：

「我們背後就是土耳其人的區域，這很危險，他們會破牆而入的，我們不能留在家裡。」

「是的，」母親同意地說。

「可是何文尼，那些士兵們馬上就會回來的。」

「現在每一秒鐘都必須要把握著。」父親走到門口，把門開了一條縫。

「讓孩子們都穿上外套，你也穿上。」

我們就跟著他過去，但是他要我們退後一步。

「等一等，我先看看外面。」

他出去了，好像永遠不會再回來似的，最後，我們總算聽到了他的聲音。

「跟我來，我們先躲在地窖裡，到了天黑的時候，再決定去那裡。」

我們進入院子，麻雀仍然像昨天、前一天一樣的站在杏樹上不住地叫著，果子都已經采下來了，葉子開始發黃。一陣涼風來自遙遠積雪的山上，這些聲音如同美妙的音樂，可是今天，卻像世界的末日臨到一般。

「噓！噓！」父親叫我們不要出聲，我們貼著牆，徐徐地前行。他指著牆那邊，土耳其人所住的房子，我們看見土耳其的士兵，一個個地由一個屋頂跳到另一個屋頂到街上去，幸運地，我們的房子並沒有緊緊地靠近他們，土耳其士兵是不會過來。我們的圍牆很高，上面又有鐵欄，但是，能夠防衛多久呢？他們總會有辦法進得來的！進來之後將會怎麼樣？這道牆並不能保證我們安全，只能給我們時間躲藏。我們四個人就這麼踉蹌前行，到達院子的另一端，那裡住著我們的鄰居，阿格江江先生和他太太，還有他們的媳婦莎拉，以及她那出世才兩天的男孩哈戈，他們已經在那邊等著我們了，但是孩子的父親亞蘭卻沒有和他們在一起。

「快點，何文尼，幫助我把地窖的門拉開，」阿格江江喘著氣說。

「那些士兵隨時都會發現我們的。」

我藏在母親的灰色外衣裡面，小心地朝著外面看。我們的房子後面人聲嘈雜，屋頂上面全是土耳其的士兵，他們像螞蟻一般地由一個屋頂跳到另一個屋頂，並把頭轉向我們的院子。

「神呀！求求你別讓他們發現我，遮蓋他們的眼睛，天父啊！求你保護我們！」我聽見母親在低聲禱告。突然之間，有一個聲音來自那條通往隔壁那幢房子的秘密小道上。由於這條小道，我們可以由一幢房子去另外一幢房子，而不必經過街道，每一個人都被怔住了，沒有誰敢動！是不是也是我們的鄰居呢？

阿格江江先生伸手拿起一根柴，高高地舉過他的頭。

「何文尼？是你嗎？」

我們大家都松下一口氣，原來是法漢，我們的鄰居。

「我也能進去嗎，地方夠不夠？」他問。

「當然可以，來吧，」父親回答。

「要快！」

我拉著母親的手，一起走進去，地窖裡面黑漆漆的一片。我一向很怕黑暗，就像怕土耳其人一樣，每走一步都必須握緊母親的手，並用另外一隻手摸著濕潤潤的牆壁。

「小心點，孩子，」母親輕輕地說。

「我們馬上就到底下了。」

忽然有東西拂過我的臉，我伸手去抓，原來是蜘蛛網黏在我的臉上，蜘蛛和老鼠也是我最害怕的東西。

到了下面，門是關著的。父親燃起了燈籠，把門弄開，每樣東西都顯出可怖的影子，就像個土耳其人躲藏在那邊，我緊緊地抓住母親的手。

「不要怕，荷娜桑，有我在你身邊，只要記得，神會照顧我們的。」

「我有一把槍，何文尼！」法漢說，這時候，我們已經到達地窖的正中央。

「裡面是有顆子彈！」他將那把舊槍遞給父親，父親拿到手看了一下，又還給他。

「對不起，朋友，這對我們沒有絲毫益處，槍已經生鏽了、連子彈殼都跳不出來。而且只有一顆子彈，管什麼用？土耳其兵啣好幾百個，全部都是武裝的！」

好久一段時間，沒有人說話，最後父親又說：

「朋友們，我們雖然手無寸鐵，卻有一樣極可靠的武器，就是禱告！我們必須禱告……神才會保護我們。」

父親就把頭低下，在我耳邊輕輕地說：

「孩子，不論我們在什麼地方，神與我們同在！」

我得到很大的安慰，父親的話是不會錯的。

我的眼睛已經習慣在黑暗裡了，看到那些人都把頭低下，閉上眼睛，在那裡禱告。

「親愛的天父，」父親說，他的語氣很堅定。

「我們知道你是聽我們的禱告，在我們沒有告訴你之前，你已經知道甚麼事情發生在你兒女們的身上了。主啊！我們的心都很沉重，不知道該去那裡……該怎麼做。我們求你救我們脫離那些土耳其人。你會與我們同行，帶領我們。我雖經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救救我們，主啊！」

「親愛的天父，求求你與我們所有的鄰居和所親愛的人同在，我們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再和他們見面，但是我們求你也看顧著他們。賜給他們勇氣，安慰他們和保護他們。末了，親愛的主啊，不論有什麼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求你使我們一直對你忠貞到底。阿們。」

「阿門。」所有的人也同聲說。

我伸手摸著父親的手，又大又強壯又溫暖，令我得安慰。神將帶領和保護我們，這句話使我感到舒服多了。

男人們便開始討論，下一步應該怎麼樣。他們先觀察了一下這間地窖，面積相當地大，就在我們的院子底下。這地方是我們用來儲藏冬天的食品和燃料的。現在已經存了些紅蘋果和切成片的香

腸，這些都是母親所準備的。牆邊上也堆滿了木柴，長短都切成一樣，冬天時用來煮飯和取暖的。

「這些木柴！」父親說。

「你們每人都找地方坐下來。我把那些木柴堆成一座牆圍著你們，你們只要坐在那裡不動，那些士兵是不會發現你們的。」

母親找到一個適當的地方，在醃黃瓜的瓦罐子旁邊，就和我、小古路莎一起坐下，她坐在我們的中間。

「爸爸呢？」我問。

「他也躲起來了嗎？」

「親愛的，你是知道你的爸爸，只要有一個人沒有躲藏好的話，他是不肯坐下來的。」

母親的話很對，父親往往冒著生命的危險去救人。難道母親已經預先看見，將會有危險擺在我們的前面了嗎？

「你們到這邊來吧，」父親帶著莎拉河她的小哈戈，到一個躲藏的地方。

「這個角落對你和你的孩子都很安全。」

我驚怕地貼住母親，抓著她的手。那扇拴著的門，也堵不了上面傳來的聲音。突然我們覺得地在震動，是不是車輪滾在石頭鋪成的街道上？接著又是些槍聲，子彈有沒有打中它的目標？整個下午，我們都是在驚濤險浪之中，雖然有父親的禱告，但還是免不了心頭上的恐懼。我看看母親的臉，她閉著眼睛，嘴唇在動，我知道她是在禱告，可是神聽不聽一個七歲大孩子的禱告呢？

我再看看我那幼小妹妹，她已經睡著了，她的頭埋藏在母親的懷裡。

「神呀，」我說。

「求求你別讓甚麼事發生在我的小妹妹身上！」

下午過去了，我們像驚弓之鳥一樣，隨時等著大難臨頭，一面禱告求不要有事情發生。

最後，我們聽到上面有腳步聲，在院子裡響了很久，可能是甚麼人在搜尋我們藏匿的地方。那些腳步聲停在地窖門口。他們終於找到我們了！

「喂！開開門哪！」上面有聲音下來。

「我是你們的朋友！來幫助你們的！」

父親起來，把手指按在嘴唇上，要大家不要出聲。

「我說，若有人在底下，請上來開門！我不會傷害你們的。」

嬰孩發出嗚嗚的聲音。

「可別讓他哭！」阿格江太太輕輕地說。

「莎拉，蓋上他的頭。」

「媽，我恐怕，我們在這個地方會被悶死。我需要有一點空氣和亮光！」莎拉抱著孩子，從地上站起來，想要到門那邊去。父親在前面擋住她，並一手把她挾住，另一隻手捂著她的口，將她送回來。

「噓！不要理他，」他說。我嚇得運氣都不敢喘一口，這個嬰孩的哭聲，會不會使我們都遭殃呢？他的母親會不會再度想要跑出去？門很重，很難打得開的，最後那個人把門踢了幾下，又說了

一些話，就走開了。

「他只是一個人，」父親說。

「他一定不是個兵。我想，他大概是住在我們屋後的土耳其人。我怕他只是花言巧語，引誘我們去開門，我們絕不能冒這個險。」

「可是他答應保護我們的。」莎拉說。

「是的，他答應保護你，但那傢伙不是亞美尼亞人，你怎麼知道他可靠不可靠？亞蘭也要你和我們在一起的，莎拉。」

「亞蘭！哦，亞蘭！你在那裡呀？」她哭起來。

「萬一他有個三長兩短，我也活不下去了！」

「你要勇敢些，想想你的小哈戈，他需要他的母親！」

「他也需要他的父親！」

阿格江太太伸手去抱著她的媳婦。

「我們坐下來吧，小哈戈大概是肚子餓了。」

她們婆媳又回到父親為她們預備的那個角落去。

下午總算是過去了，看起來我們好像將永遠留在這地方似的。父親來到我們這邊，一看到他，我的心就平安得多了。

「何文尼，」母親對他說。

「如果他們只是要殺亞美尼亞人的話，你想我們的希臘朋友肯收留我們麼？」

「你問這個幹什麼？」父親問。

「我是說馬斯脫拉基，他們離這裡並不遠。我想馬斯脫拉基太太和她的幾個女兒也很孤單，你看她會肯讓我們在她家裡躲一陣子嗎？」

父親想了一會說：「我們可以去試一試，我想那個土耳其人一定知道我們藏在這裡，只是他一個人不敢擅自破門而入，他會帶著人回來的。讓我去和他們商量看看。」

他把燈籠從牆上取下來。

「現在天已經黑了，」他對大家說。

「我們必須要下一個決定。」於是我們的鄰居們紛紛從他們所藏匿的地方時走出來。

「如果我們繼續留在這裡，」父親繼續說。

「那些兵遲早會找到這裡來的。」

「可是我們去那裡呢？」法漢問。

「亞美尼亞的教堂遠在城的那一頭，我們是過不去的。」

「就是能去也不是個辦法，土耳其人第一個要關顧的地方，就是亞美尼亞教堂，那裡不是安全的地方。但是我們都有希臘朋友，我和我太太打算去街那邊馬斯脫拉基家。」

「神與你們同在，」阿格江先生說。

「我們還是留在這裡，至少我們可以知道亞蘭的下落。」

「好，地窖裡面有的是食物，」父親說。

「可是水呢？你們知道井裡的水是不能喝的。」

「這我知道，」他說。

「我們可以取些雪來融化……也許過一兩天，就會有亞蘭的消息。」他的聲調低沉，帶著絕望。如果他的兒子再不回來，他們就必須找地方躲藏。我們便流淚告別。我們是很久的鄰居，大家住在一起，同甘共苦，現在分開之後，還有機會再見面嗎？父親和阿格江江先生吧鐵欄挪開，開了門上的鎖。

「我們一定為你們禱告，何文尼。」法漢說。

「我們也為你們禱告。」

父親開了門，夜裡新鮮的空氣，進入我們的肺腑裡。晚上，滿天星斗，我很高興又能跑出來。地窖裡面黴臭的味道，實在使我難以忍受。父親先把古路莎抱出去。

「抱住爸爸的頸子，」他說。

「我們要走一段路，你們要保持安靜，不要出聲。」

母親扶著我的肩膀，父親打開院子的門，那扇鐵門便徐徐地開了，聲音卻是那麼地響。街上很暗，兩邊都是高牆，我們在黑影裡向前蠕動。忽然我的腳踏到一個軟軟的東西，原來是個人躺在地上。我差一點點跌倒下來，母親在旁邊一把抓住我。

「快一點，荷娜桑，」她催著我，我把頭回過去。

「可是媽媽，我們要不要去幫助那個人？他受傷了，不能動呢！」

「我們救不了他的，」母親說。

「這個人不是受傷，他已經死了。」

我嚇得面色發青，街上有很多屍體，這邊一個，那邊一個。為什麼？為什麼土耳其人那麼痛恨我們？為什麼他們要屠殺我們？

母親彎下身來，在我耳邊說：

「不要再向下看了，抬起頭來看看天，那些星宿，好像是保護我們的天使。」

我臉上露出笑容，母親的話安慰了我幼小的心靈。於是我就一直把頭仰起來，朝著天空。我們好像走了很長的時間，才到達我們希臘朋友的家門口。

「馬斯脫拉基太太，」父親輕輕地叩門。

「我是何文尼·佛哈尼恩。」

「謝謝神！」她在裡面回答。我們聽見她在推桌子，然後開了門。

「快進來，我真高興能見到你們！」

兩個太太擁抱在一起。馬斯脫拉基太太抓緊了母親的雙肩，望著她的臉。

「我一直在為你們擔心，謝謝神，你們沒有事情！」

母親搖著她的頭，眼中充滿眼淚。

「我們還算運氣，其他人就不是了！」

說了之後，就忍不住大哭起來。

「這裡是安全的，我真沒有想到蘇丹會幹出這種事情來，」馬斯脫拉基太太說。

「你知道嗎，他下了一道詔令，要軍隊出動，殺盡土耳其境內的亞美尼亞人，這個人真是瘋了！」

「我們早就害怕這件事會發生，」父親說。

「亞美尼亞人生活在這種陰影底下已經有好幾個世紀了。雖然如此，我們卻沒有離棄耶穌基督！」

我們的希臘朋友，她也是個基督徒，頗能瞭解這件事情。

「那麼你們現在要怎麼樣呢？」她問。

「我們希望你能讓我們在你家裡躲一躲。」

「你們今天晚上可以住在我家，何文尼。但是明天我要將我的女兒送到希臘東正教教堂裡去。你知道，歐拿西不在了，我不敢一個人留在家裡。」

「可是他們並不屠殺希臘人的呀。」父親說。

「是的，何文尼，但是一個土耳其朋友曾警告過我，我的女兒在這裡很不太平，士兵可能會把她帶到他們的營裡去。」她的嗓子哽住了。

「在開西利城有不少女孩子就這樣地被強姦了！」

我雖然不懂她說的是什麼，但一定是相當可怕的事情。

「你們有吃過什麼嗎？」她問。

「沒有，逃難要緊，也就沒有想到吃。」

「那麼，我弄點東西給你們吃吧。」

「謝謝你，我們不能吃你的東西，」母親說。

「還是把東西留下來，等這個劫難過去。」

「別胡扯，伊菇西。我們有飯大家吃，你和何文尼做在那邊椅子上，孩子們可以用角落的那些墊子。我有新鮮麵包，只要幾分鐘，就可以弄些凝乳和水果。」

吃完了之後，古路莎和我就躺在角落邊的床墊上睡覺。大人們繼續談論今天所發生的事情。古路莎一下子就睡著了，我卻遲遲未能入睡。事情會變得那麼快，令人想像不到。

「你有沒有聽見我母親、妹妹和我弟弟的消息嗎？」母親問：

「真希望我們的朋友和鄰居都安全。」

「你知道卡文甯那家人的遭遇嗎？」

我假裝睡著了，偷偷地看著母親在搖頭。

「大屠殺剛開始的時候，他們離開家逃出去。半路上，土耳其士兵開槍打死卡文甯夫婦，連他們的小兒子艾維迪士也不能倖免。至於他們那兩個女兒，」

馬斯脫拉基太太直搖頭。

「我到現在還不敢相信，那些兵丁挖去小馬麗安的眼睛，只因為她的眼睛不是棕色的！她痛得又哭又叫，他們卻不讓她姐姐過去扶她。」

「啊喲，神啊！」母親驚叫起來。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呢？」

「這些狼心狗肺的人！」父親臉都氣紅了。

「只因為她的眼睛不是棕色的！」馬斯脫拉基太太重複地說。

我愣住了，馬麗安……她那雙美麗蔚藍色的眼睛，笑起來如同天上的陽光。我的淚水像是水般地往外湧出，急忙跳起來，跑過去伏在母親的膝上痛哭。

「哦！媽媽！為什麼？為什麼他們要如此對待馬麗安？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愛她。」

「我知道，親愛的！」

「我很難過你也聽見了。說不定馬麗安仍然活著，有像馬斯脫拉基太太一樣好心的人收容了她。」

「您想可能嗎？」

「我不知道，親愛的，我們只是希望如此。我們可以禱告。即使馬麗安死了，她是與主耶穌在一起的。」

父親把我抱回我所躺臥的地方，我已經精疲力竭了，不久就酣然入夢。一晚上都是連串的惡夢，那恐怖的槍聲，還有那對美麗可愛的藍色眼睛，我醒過來很多次，每次醒來，都看見我父母和馬斯脫拉基太太，在微弱的燈光底下，跪在桌子前面禱告。

第二天是星期天，街上仍然充滿這恐怖的氣氛。馬斯脫拉基太太仍然擔心著她女兒的安全。當她再度提起要去教堂的時候，母親就調頭對父親說：

「何文尼，我在想，如果我穿上一套希臘女人的裝束，是可以通過那些士兵，不妨讓我到那個寡婦馬利可的家裡！問她是否能收容我們？」

父親猶豫了很久，最後勉強地點頭答應。

「我們也沒有別的路可以走，你去吧。我留在這裡幫馬斯脫拉基太太在窗子上架上鐵欄杆。」

凡是希臘人，沒有一個不是同情亞美尼亞人的，他們也和我們一樣懼怕土耳其的蘇丹·阿都哈姆米狄二世。

孩子們最容易將恐懼的事情忘掉。有一個男孩圖特，住在同一個院子裡，過來找我！

「喂，荷娜桑，你知道街那邊的一家糖果店被人打開了嗎？滿地都是糖果！要不要我們一起去拿些回來？」

「你自己一個人去嗎？」我問他。

「當然，我一點都不怕。你呢？」

「爸爸媽媽是不會放我去的。」我說。

「那裡！你只是害怕而已。你媽媽已經出去了，你爸爸又在院子裡，他們不會發現的。」

「可是你不能去拿他們的糖果，這是偷東西！」

「為什麼不可以？土耳其人將櫥窗的玻璃打破了，人人都進去拿。我們也一樣可以！」

這倒是很合理的，反正大家都去拿。我向四周圍張望了一下，看不見父親，出去一會兒，大概沒有多大關係。

我們到了街上，天仍然是藍的，沒有一朵雲。每一處地方都有士兵站崗，我們怎麼能通得過去呢！青天白日之下，看見地上屍首狼藉，最令人毛骨悚然。不遠的地方來了一輛馬車，為了好奇妙，我們便站著觀看。

「喂，看呀！」圖特叫著。

「這車上載滿了死屍！」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車上全是被殺死的亞美尼亞人屍體，其中一定有我的朋友。我用手掩蓋著眼睛，不敢再看下去，正在這時候，一個土耳其兵過來，一把抓著圖特的領子說：

「小鬼，趕快走開。你要不要也被放在那輛馬車上？」

馬車後邊又跟著一大羣暴徒，他們手上高舉著木棍、刀和鋤頭，一面走一面高聲唱著：

「殺盡亞美尼亞人！打倒基督！讚美我們的穆罕默德！」連圖特這時候都戰戰兢兢，我們彼此面面相覷，開始跑回家裡去。快到馬斯脫拉基家門口的時候，我們看見一個土耳其員警，手上抱著一個婦人，她好像，很可能是已經……

「看呀！」圖特睜大眼睛大聲叫著。

「那個人抱著你媽媽呢！」

我嚇得說不出話來。當他們走近了，謝謝神，雖然是個土耳其員警，但他是我們家的好朋友！

「媽媽！媽媽！」我尖聲叫著，一面拉住員警的手。

「她……她死了嗎？」我問。

「她沒有事，華華，別哭，幫我把她送進去！」

我們進了院子，父親正在房子的某個角落。

「啊喲！是怎麼回事？」

「你太太不要緊的，何文尼，幫我一下忙。」

他們兩個人一起合作，把母親抬進了屋子，放在沙發上。馬斯脫拉基太太用冷手巾抹她的臉。

「都是我不好！」父親哭起來。

「不該放她出去的。」

母親終於睜開眼睛，臉上漸漸有了表情。她伸手去摸她的頭。

「啊！好痛啊！」

「對不起，佛哈尼恩太太，我不得不這麼做。」那個員警向她道歉。

「我知道……我該謝謝你救了我的命。」

母親微微地笑著。

「是怎麼回事？」馬斯脫拉基太太問。

母親臉上顯出很痛苦的樣子，那恐怖的一幕，又出現在她的眼前。

「我上了街之後，看見溝裡面有一具亞美尼亞女人的屍體。她的頸子被人切斷，滿臉都是血，可怕極了！」

「過一會兒，我以為她是我妹妹。」她又停了下來。

「我全身感到不舒服，頭在發昏。不久，前面來了幾輛馬車，一輛跟著一輛，上面堆滿了屍體，我想跑，但是腿卻移動不了……」

母親一直哭，她沒有勇氣再講下去。員警就代替她說：

「那時候我一眼就認出她是佛哈尼恩太太，我想我若不想辦法，那些暴徒們會過來殺死她

的！我只好舉起我的棍子，打她的頭和肩膀，她便倒在人行道上。那些暴徒以為她已經死了，就越過去。」

他望著我的父親。

「我實在是不願意這麼做，何文尼，真對不起。」

父親流著眼淚，實實握著他的手。

「我該怎麼報答你呢？」

「何文尼，何必說這個，你是我的好朋友。」

那個土耳其人沒有再說一個字，就走出去了。

### (3) 有人敲門

雖然發生了這件事情，我們還是到了馬利可太太的家裡，可是只停留了幾個小時，因為她也要將她的女兒送到希臘東正教教堂去。所以父親又帶我們回家。我們仍然憂慮、害怕，不知道未來的命運如何，但是能回家總是件好的事情。

「我真希望我們能和馬利可太太在一起，何文尼。你認為她們在希臘東正教教堂平安嗎？」

父親用拳頭重重地打在桌子上，一個杯子差點翻倒。

「誰知道那些回教徒以後會怎麼樣？我知道他們昨天晚上沖進亞美尼亞教堂，強姦了躲在裡邊的婦女，竟當著她們丈夫的面！」他又敲了一下桌子。

母親沒有回答，眼淚充滿著她的眼眶。

「不要害怕，親愛的。」父親一面安慰她，一面把她抱住。

「那些土耳其人除非把我殺死，否則他們是不能夠傷害你的。」

母親喃喃地說：

「他們根本沒有生存的可能。土耳其兵身上都帶著槍和刀！」

「那些男人可能為了保護他們的太太而都被殺死了！」

「何文尼，你別嚇唬孩子吧！」母親說。

「我禱告，求主不要讓他們去侵犯希臘教堂，我不願意我的朋友們被傷害！」

父親和母親的話，我有很多地方不明白。在我幼小的頭腦中，根本就不明白「強姦」和「槍劫」是怎麼一回事，只曉得這個與「屠殺」有關，是相當可怕的。

當我們正在留心聽的時候，外面有人輕輕地敲門。父親把燈火弄低，叫大家安靜，然後站起來，再注意地聽著。敲門的聲音漸漸地響起來，最後，父親把門開了一個縫，外面很暗。

「何文尼，」街上傳來一個聲音。

「是我呀——阿同。快讓我進來！」

父親進入院子，拉開鐵門。

「阿同！這是你？」母親驚訝地叫著。

「你穿這一身土耳其人的衣服，在外面幹什麼？」

「我在做營救的工作，這身衣服可以使我越過那些土耳其士兵。」

「你真勇敢。」父親稱讚他。

「今天晚上我們沒有別的路可以走。」他說。

「何文尼，土耳其人這麼做並不意外，我們早就預料會有今天，我已經把我的家防衛起來，收容難民，並動員所有的男人出去做營救的工作。我家在街的那一邊，我們有個高塔，裡面藏有彈藥和軍火，必要的時候，將和他們拼個你死我活！」

我父母彼此看了一下，也許這就是希望。

「那我們該怎麼樣呢？」

「跟我來吧。」

「我們要帶些什麼東西？」

「毯子和衣服。」

「就這些東西嗎？」

「是的，你們地窖裡有沒有食物？」

「有一些，我們為冬天儲藏的。」

「好極了！以後我們來搬些過去。」

阿同猶豫了一陣，然後對母親說：

「有些事情，我必須告訴你。」

「什麼事？」

「去那地方，你們一路上可要小心，」他說。

「不論你們看到了什麼，你和你的兩個孩子一定要保持安靜。只要出一點聲音，那些兵士就會過來的，明白嗎？」

「我們知道，」母親回答。

「我們一定不出聲音。」她到藏衣室裡去，搬了些毛毯和少數值錢的東西，父親替我們扣上大衣鈕扣。

「你可能會看到一些可怕的事情，就像以前你們所看過的，但千萬不可以哭，或出什麼聲音。你們明白爸爸的話嗎？」我們都點著頭，嚇得連話都不敢說。

父親緊緊地抱著妹妹。

「抱住爸爸的頸子，閉上眼睛，就像昨天晚上一樣。」

母親披了一條毯子在妹妹身上，把她的頭和腿都遮住。

「這裡，乖乖，披一條毯子在你身上。」她又對我說。

「是的，媽媽。」

「握著我的手，」她又說。

「準備好了嗎？」我點點頭，母親將房內一切的東西看了一遍，她的眼睛濕盈盈地，我知道她心裡在想些什麼。我們還能夠回來嗎？當劫難過去之後，我們的房子還存在嗎？

父親燃上燈籠，我們四個人一起跟著阿同出去。

街上一片零亂，遍地都是些碎玻璃，還有從商店裡搬出來散落在地上的貨品，和那無聲無息的

死屍。我們沿著院子的牆，在黑影底下行走。只有幾個土耳其士兵和員警在昏暗的街道上巡邏。有兩名員警離我們很近，我們可以聽得見他們在談話。阿同踢開一具屍體，有隻狗過去聞，我們將頭調到一邊，儘量不去看它。

上個星期，我們走過同樣的一條街，那時候豔陽當空，一路上我們向朋友打招呼，還向一些陌生人點頭。我和母親到店裡去，幫助她把東西帶回家。可是今天晚上，我們卻是在逃命！轉了一個彎，我們看見有火焰，一幢房子正被火焚燒，我們知道是誰家的房子，是哈利家的家！哈利安一家人都是我們的朋友，勞絲法是我的同班同學。我流著眼淚，當我們走近那裡時，看見衛兵拿槍守在院子的門口，槍上的刺刀在火光下閃爍著。我們聽見裡面有女人、男人，和孩子們哭叫的聲音。

我感到一陣不舒服，像害了場病一般。我想哭，但是哭不出來。我想叫，卻叫不出聲音。我被嚇呆了，呆得像個木偶。父親停下來，我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母親一把拉住他。

「何文尼，走吧！」她輕輕地說。

「你救不了他們，這些兵一看見你，會馬上開槍的！」

那個院子裡一共住了九個人，勞絲法會不會已經逃到別的地方去了呢？也許她去看朋友了？也許……

我只盼望她不在那幢房子裡！這幢焚燒的房子，會永遠留在我的記憶力，到死也不會忘記的。母親抓緊了我的手。

「不要看，荷娜桑，把你的頭轉過去！」

我想不看，可是火光卻炫耀著我們的眼睛，我只有仰頭望著天，可是今天晚上，天上的星星，也失去了光彩。

為什麼他們只燒哈利安這一家人，其他的房子都不燒？希臘人也是基督徒，為什麼土耳其人單殺亞美尼亞人？這些都是無法解答的問題。在短短的兩天當中，我喪失了兩個最要好的朋友，馬麗安和勞絲法。她們都是被回教徒殺死的，我的一部份也隨著她們一起死了！

我們到了阿同的家，他吹了一陣口哨，門就開了，他對那個開門的人說了幾句話，就讓我們進去。我們站在院子裡，四面烏七墨黑，周圍都是石頭的高牆，我盼望永遠不會再見到那些土耳其士兵！

「跟我來，」阿同說。

「從這個屋頂上，可以走到我家。但是要蹲下來走，否則街對面的土耳其士兵會發現我們的。但是他們不能夠過來，塔上有我們的人監視著他們。我們有槍和許多彈藥。」

我不知道阿同和他的人，他們的槍和子彈是從那裡來的。記得父親說，亞美尼亞人是不許買槍的。我們很快就到達阿同家的屋頂上，父親抱著古路莎，跟在後邊。母親幫我到屋頂邊緣，我向下看看，有兩個男人等在下面。閉緊了眼睛，我便朝下面跳，落在父親的手臂上，總算是平安了。母親也跟著下來，父親過去幫她的時候，一顆子彈飛過來，從他頭邊擦過去。

「你們都下去！」阿同說。我們還有很高的一層才能下到地面。

「何文尼，抓住這根繩子，綁在你太太的腰上，讓她先下去，然後才是小孩子，每次只能一個人。」

父親就照著做。

「快一點，何文尼！」阿同叫著，站在旁邊的兩個人有點不耐煩的樣子。

「天亮之前，我們還要帶很多人過來，根據月亮的位置，現在差不多已經是半夜了。」

父親將母親身上的繩子綁緊了，又試了一試。

「我看沒有什麼問題，」他勉強露出笑容，把我們三個人摟在一起。

「這並不是分別，孩子。」他輕輕地說。

「不久我們還會再團聚的。」

「希望是如此，」母親說。

「現在你們要好好聽媽媽的話，聽見了沒有？」

父親的聲音很輕，眼裡卻帶著眼淚。

「何文尼，你要好好保重啊！」母親抱緊了父親，好像不肯放他走似的。他放了她又過來抱著我們。我們好像面臨一次生離死別，彼此以後，再也不能見面了。

父親試著要安慰母親，給她一點希望，可是時不我待，阿同焦躁不安的站在那裡，手上拿的一瓶酒也喝完了。母親仍然遲遲不肯下去，父親就說：

「伊菇西，你記得使徒保羅寫給以弗所信徒的信上，他對他們說，要靠主堅定！他又說信心的盾牌，可以滅盡一切惡者的火箭。這句經節的意思，你明白嗎？神比我們的仇敵更有能力，如果你有足夠的信心，他就會保護我們脫離回教徒的手！千萬不要忘記。繼續不斷地禱告，直到神使我們團圓為止。」

然後，那些人就幫著把母親放下去，第二個輪到古路莎，最後一個就是我。

「抓緊上面的繩子。」父親說。

繩子纏住我的肋骨，我伸手攬住上面的繩子，我的身體吊在半空中擺蕩。那些人慢慢地把繩一點點地往下放，直到母親把我接住。我四面一看，黑漆漆地像地窖一樣，什麼也看不見。但是我聽到有人活動的聲音，然後一點豆大的燈火，一個帶著笑容的女人走過來。

「歡迎你們來，我叫莎丹妮，是阿同的太太，這座房子的主人。」

「我叫伊菇西·佛哈尼恩，這是我的女兒。荷娜桑七歲，古路莎三歲。」

母親把妹妹抱在手上，古路莎把她的小臉藏在母親脖子後邊。我很有禮貌地向這位太太一鞠躬，我很喜歡她。

「我們正等著你們來呢，」她說。

「我丈夫說，他去帶你們過來。」

「今天晚上真高興能見到他，我們沒有甚麼地方可以去。」母親握著她的手說。

「我們真該感謝神，現在還能活著。有許多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是呀，街上到處都是亞美尼亞人的死屍，我們就從那些死屍中間走過……太可怕了！」

「我知道。你們有失去甚麼親人嗎？」

「這倒沒有，可是卻失去了很多朋友，不知道那些親戚怎麼樣了！」

「也許有人收容他們。」

「希望如此。」

這時候我開始能看清四周的環境。很多女人和孩子都坐在地板上，也有的是靠在牆上。

「每一個人都很沉重，」莎丹妮說。

「有很多婦人失去了她們的丈夫和兒子。有些孩子永遠再見不到他們的父親。這真是難以相信和想像的！」

「我知道，謝謝神，有你和阿同這樣的人，不然的話，我們也將是一樣。」

「我們雖然不富有，但是神賜給我們，我們就當與大家一起分享。」

「謝謝你莎丹妮，我們也替所有的人謝謝你們。」

兩個女人抱在一起，彼此都流著眼淚。

「來吧，我找一處地方，替你們把毯子鋪上。這幢老房子像個古堡一樣，雖然不舒服，卻很安全。」

我們跟著阿同太太經過了許多人躺臥的地方，她回頭過來對我說：

「在閣樓上有間房間，我們要爬上這架梯子。小心一點，讓我拿燈走在前頭，你把小妹妹交給我先帶上去。」

梯子的間格很寬，靠著母親的幫助，我才能上得去。她帶領我們到牆邊上。

「伊菇西，把毯子給我，我先幫你弄一個舒服的地方給兩個孩子睡。」

兩個女人便一起合作，將毯子鋪在地板上。

「媽……」我的小妹妹輕輕地叫著。

「說吧！大聲一點，我聽不見。」母親說，一面把耳朵湊近她。

「啊呀！你怎麼不早說？」

「甚麼事？」

「她要上廁所。」

莎丹妮笑笑說：

「這是我們最大的問題，這地方唯一的出路，就是剛才你們進來的那個天井。我們沒有辦法到廁所那邊去。好在近門的地方有個排水孔。」

沒有辦法，我們只有再走下去。那是間小小的房間，天花板上有個窗子。房間中央有個排水孔，這就是我們的廁所。回來之後，古路莎很快就睡著了，我也很疲倦，可是有一個聲音令我難以入眠，就是有人不停地哭泣。

「媽媽，您沒有睡嗎？」

「沒有，你要甚麼？」

「是誰在哭？」

「我不知道，親愛的。」

「您能不安慰她一下嗎？」我說。

母親沒有馬上回答我，那個女人還在哭。最快母親輕輕地在我耳邊說：

「荷娜桑，哭往往對一個人有好處，可以發洩一下內心的傷痛。我們隔壁那個女人一定是在這

次打屠殺中，失去了她所愛的人。哭不能使那失去的人再回來，可是卻能醫治她的創傷。今天晚上，在開西利城不知道有多少破碎的心靈！」

我把母親的話再想一想，我很為隔壁的那個女人難過。我又想起我的父親、外婆、哈高舅舅，還有我的姨媽……他們今天晚上有地方躲藏嗎？

整個晚上，外面傳來的槍聲時常把我驚醒，有時候我也聽到屋頂上面的聲音，父親和阿同仍然在做營救的工作。

#### (4) 風波平息

早晨，一共有七十個亞美尼亞的難民，住在阿同家裡。這幢古老的房子，是在一七〇〇年建造的，沒有窗子，只有在入口處有一塊小小的玻璃，上面還有鐵欄杆，只有一點點的光從外面透過來。從天井進來的亮光中，我們可以看見，這幢古老的房子只有一間大房間，天花板有三丈高，有三間閣樓。天井底下有個露天的小院子，煙可以從這個院子裡出去。這幢房子簡直就像個古堡，只差沒有兩尊大砲，土耳其人的槍彈是絕對打不進來的，只要水和食物能源源不斷地供應，我們是再安全也沒有的。

我們這裡沒有鐘，早晨，馬叫把我們喚醒，看太陽的位置測知時間。夏天那幾月，我們都睡在院子裡，在露天的地方煮東西。雖然很平安，卻像在監獄裡一般，把我們與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絕了，也不知道外面的情況究竟怎麼樣。許多人住在一起，生活也困難，彼此生活方式都不一樣，空氣又混濁，食物只有少量的配給，每一個人的情緒都很惡劣。只有孩子們不受影響，古路莎玩得很高興，她馬上就能適應。可是我就不同了，心情上沒有一刻是平靜的。父親在那裡？他為什麼老不回來？我們還能夠見到他嗎？還有那些問題仍然不斷地打擾我。回教徒恨我們，因為我們是基督徒。為什麼他們不恨希臘人呢？希臘人不也信仰基督嗎？為什麼土耳其人不殺他們呢？我想母親一定知道的，現在我有時間，可以和她談談這個問題。

當我問她的時候，她思索了很久。我想，她自己也在尋找這問題的答案。最後她說：「親愛的，這個土地從前一度是屬於我們的，那時候並不屬於土耳其人。我們的國家，乃是個基督教的國家。以後土耳其人征服了亞美尼亞。他們都是回教徒，就要我們放棄我們自己的信仰，去信他們的回教。」

「那麼那些希臘人呢？」我問。

「他們也是基督徒呀！」

「希臘人有他們自己的國家，蘇丹不敢逼迫他們，否則希臘會向土耳其宣戰的。所以你看，我們都是些亡國奴，沒有人要我們！也沒有人愛我們，除了神。」

「沒有人愛我們，媽媽？即使我們的土耳其朋友嗎？」

「親愛的，並不是每一個土耳其人都是壞的，同樣地也不是所有的亞美尼亞人都是好的。每一個民族中間，都有好人和壞人。你記得嗎？是誰救了媽媽的性命？就是那個土耳其員警。若是沒有他，我早就死了。現在你可明白了吧？」

我思想母親所說的話，我認識很多土耳其人，因為我們是住在土耳其人住宅區的邊上，所以我的朋友和鄰居中有亞美尼亞人、希臘人，和土耳其人。尤其是那位土耳其的麵包師夏班。母親、古

路莎和我，時常借他們的爐子烘麵包，他也送了不少餅乾給我們。

「夏班仍然是我們的朋友，是嗎？」我問。

「我想是的，荷娜桑，他心裡大概也很難過。」

「夏班也是個回教徒嗎？」

「是的，夏班是回教徒，可是他瞭解亞美尼亞人，所以並不恨我們。民族與民族之間能彼此瞭解，那就不同了。」

最初，我們的糧食很充足，可是人數太多，漸漸地就不夠了。水也是一樣。過了幾天，幹肉和香腸都沒有了。果醬和麵包也只能維持很短的時期。於是每天早晚，我們只能啃生蘿蔔。木柴也完了，冬天天氣一天比一天寒冷，幸虧我們有厚的衣服和羊毛毯子。

有一天，古路莎哭哭啼啼地來找母親。

「怎麼了，親愛的？」母親問她。

「我肚子餓，又冷，為什麼沒有一點湯喝？」

「等到木柴來了，我們就可以煮蘿蔔湯喝。」

「可是，我現在就很餓！」古路莎說。

我的肚子也是空空如也，餓了就會痛，有時候晚上都不能入睡。往往會夢見自己坐在餐桌前，父親也和我們一起。桌上放著羊肉、幹牛肉、乳酪和肉販。可是醒來之後，肚子更加不舒服。我的妹妹哭，我很同情她。

古路莎睡了之後，我倒在母親的懷裡說：

「媽媽，我們會餓死嗎？」

母親把頭轉到一邊說：

「她問這個幹甚麼？」

「爸爸和阿同一定都死了，不然的話，他們會送食物和水過來的。是不是？」

我哭著說。

「親愛的，我不相信你爸爸已經死了，阿同也沒有。我有個預感，他們馬上就會送食物和水回來的。神會供給我們一切的需要。」

「但是什麼時候呢？媽媽？」

「我不知道，荷娜桑，但是神會照顧我們的。你且等著看吧！」

後來，我聽見母親和莎丹妮還有她的小姑在談話。我知道，是有比水和食物更嚴重的事情，就是「瘟疫」。

她們正圍在莎丹妮的兒子床邊。

「你摸摸他的頭，伊菇西，我想亞維狄發燒了。」

母親跪在孩子床邊。

「唔！你說得對。他身上有沒有疹子？」

「我看不到，但是他的嗓子一直在痛，你認為怎麼樣？」她問。

「恐怕不致於太嚴重。」母親試著安慰她。

「哦，親愛的神呀！」莎丹妮說。

「我希望不要是白喉……或猩紅熱才好！」

她這句話，驚動了站在四周圍的婦女。母親拿一杯水湊近孩子的唇邊，他卻無法下嚥，她只有用水洗了一下他的臉。孩子漸漸地安靜下來之後，母親就站起來，牽著莎丹妮的手說：

「讓我們一起禱告吧。」

她們便一個個地輪流開口禱告，求神救我們脫離瘟疫，並感謝他賜給了我們這個躲藏的地方。沒有多久，食物的問題更加嚴重，水缸也差不多快幹了。

「蘿蔔也快完了，」莎丹妮對母親說。

「還剩下多少？」

「每人只能有一根。」

「水呢？」

「孩子們每人只能有幾滴，大人則沒有了。」

「太太們，」母親說。

「聖經上面說，我們的神因為主耶穌基督的榮耀，將供給我們一切的需要。」她停了一會，讓大家有時間想一想。

「我們是疑心聖經上的話呢？還是問神祈求幫助？」

沒有一點聲音，大家都在禱告。

那天晚上，母親沒有吃甚麼。

「媽媽，您餓嗎？」我問。

「不餓，親愛的。」

第二天早晨，母親將一根蘿蔔分成兩段，一段給古路莎，另一段給我。

「吃得慢一點，孩子，放在嘴裡多嚼一會。」

那天，每個人都很沮喪，只有母親一個人安靜地坐在那裡，閉著眼睛。空著肚子禱告，是很不容易。我唯一得到安慰的，就是看見母親的信心仍然存在，她相信救濟馬上將會來到，她從來沒有失敗過。

中午，我們聽見外面有聲音，但不是來自街上，而是在院子裡。起初只有一點點，後來則越來越響。我看見母親，她仍然很安靜。其他人連我在內，個個都面無人色。

有人在敲門，是誰呢？好幾個星期沒有人來敲門了。如果是我們自己人的話，他們一定會先在天井裡招呼我們一聲的。是不是我們的守衛被俘或被打死了？不然的話，怎麼可能有人闖到這邊院子裡來呢？

阿同太太問大家。

「我們該怎麼辦？」

「不要去理他！」她的小姑說。

「一定是土耳其人，他們已經發現了我們躲藏的地方。」

「如果是有人要來幫助我們？」母親問。

「或神已經答應了我們的祈求？」

「一定是個圈套，不要去開門！」

當每個人都擠在門口時，大家戰戰兢兢失去了主張。忽然窗外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

「佛哈尼恩太太？佛哈尼恩太太，你在這裡嗎？我是你們的朋友夏班，我送食物來給你們。」

「夏班，你怎麼找到我們的？」

「何文尼告訴我的。」

「你見到我丈夫嗎？」

「是的，佛哈尼恩太太。你丈夫很平安，他要我告訴你，他就要回來。」

「哦，謝謝神！謝謝神！」母親感動地哭起來。

「莎丹妮，幫我把鐵門打開吧。」

「你想我們能信任他嗎？」

「當然，夏班是我們的朋友。」

夏班找到我們了，他帶給我們食物！

神聽了我們的禱告。我們看他站在太陽底下，臉上充滿著笑容，手上提著一籃子金黃色的長麵包，我們聞到陣陣的香味。

我不明白為什麼其他的人，沒有像我和母親那樣地高興。莎丹妮和她的小姑，以及那些婦女們都回到房裡去，她們仍然不敢信任這個面帶笑容的土耳其人。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夏班？」母親問他。

「這對你是太冒險了！」

「當我聽說你們躲在這裡很久，就一直為你們擔心。我想你們大概沒有東西吃，於是搜集所有的麵粉，烘成麵包。何文尼說，你們也缺少水，所以我也帶了些水來，幫我拿下來吧。」

「你怎能越過這座牆呢？」母親幫他搬東西。

「這些亞美尼亞看衛幫助我的，因為我告訴他們，我是送食物和帶口信過來。」

「你有見到阿同嗎？」莎丹妮問他，她仍然有些不敢信任這個人。

「是的，阿同和何文尼都在一起，他也很好。」

今天第一次，我看見莎丹妮臉上出現笑容，我們也很高興。

「夏班，你來也是神聽了我們的禱告，願神祝福你。」

「我還會再來的。」他說。

「我弄到麵粉之後，馬上就替你們送麵包來。」然後他就離開了，那些饑餓的婦女和孩子，都圍著這些新烘成的麵包。

「我們能吃嗎？」莎丹妮半信半疑地問。

「一定是個計謀！」有一個女人叫著。

「我寧可餓死，也不會去信任一個回教徒。」她打了一下她的孩子，因為他伸手要去抓麵包。

「千萬別碰它！這些麵包都是有毒的！」

有毒？我不懂得甚麼叫毒，其他的孩子也是一樣。我們的肚子餓了！口又渴！為什麼不可以吃

喝呢？

「我們的孩子都餓了，我們求神供給，他給我們送食物和水來，我們還要懷疑他嗎？」母親問。

「我們怎麼知道這是出於神的呢？」

母親搖著頭，遺憾她們的不信。

「好，我先吃夏班運來的麵包，喝他所送來的水。如果我沒有中毒的話，就證明這是神所預備的。」

我們都看著母親，她吃了一片麵包，喝了一杯水。我也想這麼做，但是聽到「中毒」這個字，心裡難免有點害怕，雖然我並不懂得它的意思。過了一個小時，她們發現母親還是好好的，才解除心中的疑雲。不到幾分鐘，大家便狼吞虎嚥地吃起來。神垂聽了我們的禱告，派了一位友善的土耳其人來救援我們。

夏班來過之後不久，古路莎和我兩人都和亞維狄一樣發高燒，臉上出現了紅疹。母親一直留在我們身邊照顧，其他的小孩也都先後患同樣的病。雖然我們有了水和食物，可是由於空氣混濁，衛生環境欠佳，傳染病很容易流行。我聽到那些婦女們講到「天花」和「霍亂」種種時疫。母親想叫我們精神振興，就不斷地和我們談到父親。

「你們的爸爸很平安，我們還會再見到他的！」

「我們能回到家裡嗎？」

母親避免看我們的眼睛，也不回答我的話。

「您想我們能回學校裡去嗎？」我再問她。

我喜歡到學校，雖然在大屠殺之前，我只去了幾個月。每天一大清早就要動身，否則會遲到。我已經開始學習字母了。我盼望有一天像父親一樣，能讀能寫。

夏班是我們對外連擊唯一的人，每次他送食物來，都帶給我們不少消息，好幾千個亞美尼亞人都被屠殺，那些逃亡的人，仍然在躲藏之中，亞美尼亞人住宅區變成了屠宰場。但是這個殺人的風潮已經漸漸地低落下去，蘇丹·阿都哈姆米狄二世心裡有其他的打算，他會改變心意嗎？

古路莎和我幸而沒有患天花，我們臉上的紅疹都已經退去了，這些都是麻疹，雖然我們曾病得很厲害，現在都慢慢地好起來了。

有一天，父親終於回來了！這真是個大團圓！母親又笑又哭，她簡直就像個小孩子，我從來沒有看見她這麼高興過！父親看起來又瘦又疲倦，其他都很好，他吻抱著我們每一個人，一次又一次。當他看到我們的臉時，就問：

「荷娜桑，古路莎，你們怎麼了？」

「我們剛剛出過麻疹！」我們兩個同時說。

「可是在我，你們兩個都是美麗可愛的！爸爸是多麼地想念你們呀！」他一面說，一面雙手環著母親的腰部。

「何文尼，這些日子你究竟在那裡？我們怎麼都沒有你的消息？」

「等一等，」父親笑著說。

「我先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大屠殺已經終止了！」

屠殺停止了？那些婦女竟沒有起多大的反應，也許她們憂慮太多了，幾個星期以來的躲藏、恐懼、和饑餓，使每個人的感情都麻痺了。將來的命運將如何？她們當去那裡？她們失去了親人，以後的日子該怎麼過？

母親也表現得很平淡。

「何文尼，告訴我們是怎麼回事！」

「蘇丹親自下詔，命令終止這次的大屠殺。」

「那麼我們能平安地回家了嗎？」

「還不行，有些極端的土耳其人仍然擅自行動，這些人如果被抓到了，會被倒處死刑的。」

「你是說他們仍在殺害亞美尼亞人嗎？」

「不錯。」

「甚麼原因使得蘇丹改變了他的意思？」

「有些有勢力的土耳其人逼他這樣做的。你們要知道，不是每一個土耳其都贊成這件事情。有些有錢的大商人在開西利城救濟亞美尼亞人。他們把亞美尼亞人藏匿在回教寺院裡，拿食物供養他們。後來他們便聯名上書蘇丹哈姆米狄，要求他停止這個暴行。」

阿同也回來了，他太太和兒子像我們一樣地欣喜若狂。但是我很難過地看到，有些女人和孩子臉上沒有喜樂，只有眼淚。雖然他們也為我們高興，可是他們卻不能團圓，看不見他們所愛的人，也無家可歸，只有去郊外那些萬人塚中憑弔一番。

有一個女人哭著說：

「我現在有甚麼呢？我的丈夫和兩個兒子都死了，我的女兒也被士兵帶走了，只有上主知道她的命運如何。現在我還剩下甚麼？」她哭著。

「我真巴不得他們也把我殺掉！」

其他的人都默不作聲，有些人在哭。這些女人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同甘共苦，現在她們的悲哀吞滅了我們的喜樂。我們怎麼幫助她們呢？再大的本領，也沒有辦法使死者複生。我們只是少數幸運的家庭之一。

「我們怎麼辦呢，何文尼？應該去那裡？」

「我找到一個小地方，只有一間房間，但總比沒有好。」

「我們從那里弄來傢俱和食物？我們沒有錢。」

「我們的房子沒有被洗劫，我會帶兩個土耳其員警一起過去，看看有甚麼，可以搬一些過來。」

「何文尼……」母親猶豫了一陣，最後終於鼓足勇氣說。

「你有母親的消息嗎？」

父親將頭調過去，我想他大概是不想回答，可是他又微笑地把臉轉回來，因為母親堅持著一定要知道。

「我沒有聽說你家裡的情形。可是別失望，有很多人還在躲藏之中，遲早我們會找到他們的，所以不要擔心。」

父親回家時，母親一直為他禱告。神跡奇事發生了，所有的東西都是原封未動，和我們當初離

開的時候完全一樣。土耳其人從門口經過，竟沒有一個闖進來！

我們大多數的鄰居，都沒有我們那麼幸運，他們所有的東西都被搬空了。但是他們仍然感謝上主，因為還能活著。冬天到了，寒冷的西北風，刮在開西利城的街道上，接著又下起雪來。小房間裡沒有足夠的煤，所以特別的冷，但是又很多的衣服和毛毯，還能夠過得去。我們的那些親戚呢？他們有沒有棲身之地和食物？

最後，我們的希臘朋友帶給我們好消息，我舅舅，姨媽和外婆都平安，他們也都回來了。那天晚上我們見到他們，他們的房子也是十室九空，傢俱全被搬走了，連地板上的東方地毯也被剝去。他們一家三口，晚上就蓋一條毯子，睡在客廳裡，身上還穿著夏天的衣服。

母親忍不住痛哭起來，外婆過來安慰她說：

「別哭了，伊菇西，你應該高興才對。」

「可是媽，」母親哭著說，

「您怎麼能感謝上主呢，您現在受凍挨餓，您看看。整個房子都空了，東西全被搬光！」

「但是，伊菇西，我們的命還在，有了你們我還求甚麼呢？東西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

「讓我把我的大衣給您穿上吧！」母親脫下她的大衣，加在外婆的身上，她們母女二人抱在一起，又笑又哭，並感謝上主，最後外婆說：

「我們都是赤身露體來到世上，將來離開的時候也是一樣，也許那個拿了我衣服的人，比我還需要。最要緊的是，我們的孩子都平安，上主救了你們的性命，也救了我，我要讚美他！」

外婆瘦得可怕，她好像老了十年似的。但是她的聲音仍然和以前一樣，信心也是如此。雖然她失去了一切的財產，卻仍然笑著讚美上主。父親堅持要他們三個人和我們住在一起。

「我們有的是食物和衣服，您們住多久都可以。待時局穩定之後，我和哈高再去銅匠處看看，也許我可以幫您們從頭幹起。」

在父親沒有恢復他的紡織廠前幾個月中，上主供給我們一切需要。我有一個叔叔是農夫，他帶給我們一些麵粉、香腸、幹牛肉和幹水果。我們甚盼望他能常常來。

夏日有一天，一個土耳其的菜販來到我們院子裡。

「你們要買些蔬菜嗎？」他問。

母親說：

「如果我們有錢的話，我們一定買，可是現在我們連買牛奶的錢都不夠，真對不起。」

「佛哈尼恩太太，」他說，臉上露出微笑。

「如果我不把這些蔬菜賣掉，它也是糟蹋的……這樣吧，你要多少就拿多少，有一天，你有了錢之後再付給我，沒有，那也就算了。」

就這樣，那個土耳其人把籃子裡的蔬菜，全都放在我們院子裡。母親正想要謝謝他時，他已經走掉了。

想不到如今，已經過了八年，事情變遷得很快。我們總算逃過了這次的劫數，卻永遠忘不了這個血淋淋的事實。我們是一個沒有國家的民族，只要有小小的暴動，就會使我們有若驚弓之鳥，嚇

得六神無主，不知道甚麼時候另外一次的大屠殺又會發生。——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2.【綁架】我把車子開進我家公寓的停車場，這時候已經是夜裡九點半鐘。我從車裡出來，關上車門。突然在我前面站著三個穿著一身斜紋布的藍色衣褲、黑頭發的少年。他們一定是悄悄地從背後跟進來的，我這麼想。

「我們要你的命！」其中一個帶著威嚇的口吻對我說。

最年長的一個，個子高大，看起來不會超過十八歲。他舉起手槍，指著我的臉，把我的手提包一把拉下來，叫我回到車子裡去。我被嚇呆了，因為我記得新聞報導上關於綁票和謀殺的事情。我的心便忐忑不已，蹣跚地走向車子的駕駛座。

「不，」他用手槍示意，「坐到後邊去。」

我那輛日本車子很小，他們要我倒在地上，其中一個少年坐在我旁邊，另外那兩個坐在前面。

「我們要你的命。」後面那個少年人反覆不停地說，前面那個把手槍遞給他。他接到手之後，就用槍柄狠狠地打我的頭。我雖然是痛不可忍，但是幸運地還不算太重，沒有傷到我的皮肉。我顫抖地等著他將一顆子彈送進我的頭部。

我從兩個座位中間可以看到那個年長的少年打開我的手提包，拿出裡面的皮夾，還有些信用卡、支票簿、紙張、化妝品、和那本袖珍新約聖經、小本約翰福音及詩篇，這些我都是隨身帶著的。除此以外，還有幾份單張——「耶穌的一封信」，這是我準備送給別人的。

他拿在手上唸著，忽然轉過身來說：「不要再打她了。」我旁邊的那個才住手。

另外一個坐在駕駛座上的，翻著我的皮夾，裡面只有八塊錢。

「可是她有支票簿，」他說，「讓我們帶她去銀行拿錢。」

「別開玩笑啦，」後面那個說，「那麼晚銀行還會開門嗎？」

我經常聽說一般少年都在吸毒，現在可能是他們的毒癮正在發作的時候，需要去打一針。然後他們就叫我雙手蒙著臉，他們把車子開出停車場。過了幾分鐘，車子便停下來，他們三個人下車，也把我拖到外邊。

「我們要把你鎖在後面的行李箱裡。」其中一個說。

「快閉上你的眼睛，否則我們現在就幹掉你。」

他們要我蜷伏在裡面，當行李箱的門關上時，我的臉是朝著外面。我知道他們遲早會殺死我的。車子又移動了，在黑暗中我可以看見下面有一條縫，高速公路光滑的路面出現在我眼前。車子足足走了幾個小時，我在裡面動彈不得，呼吸都感到困難，我想我要死了，可是我相當我在這裡並不孤單，有主耶穌與我同在。

「主啊！」我禱告說：「求你救救我。」

就在這個時候，我開始回想到，那個年長的少年曾讀過那份單張——「耶穌的一封信」。那個打我的人，年齡也不會超過十五歲。再過幾年，他們一定都會變成強盜土匪。我也發現那個年長的少年拿著那份單張時，雙手在發抖。他們都是失喪的靈魂，走迷了路。

我開始為他們禱告，不再為自己的安全禱告了。

「主啊，」我說：「他們的人生剛剛開始，不要讓他們毀了自己。只要他們能藉著這個機會認識你，我並不在乎我曾怎麼樣。讓他們知道如此下去是不對的，指示他們一條正路。」——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我想起「耶穌的一封信」，中間有那麼一段說：

「不要自己亂跑，由我來帶領你怎麼走。我的旨意是美好的，我的愛也是豐盛的，我會供給你一切的需要……」

「主啊，」我繼續說：「讓這些孩子經歷一下信上所說的話。」

我從心裡的深處發出這樣的禱告。突然之間，我裡面有了平安，一切的懼怕全都不翼而飛了。這時候，車子在一條粗糙的路面上停下來，不久又向前開動，上了公路，然後又停下。我不知道我們一共走了多少裡，可是看起來足足有好幾個小時。每次車子停下來的時候，那些人便跑出去，不久又回來，繼續往前走。我不曉得我離家究竟有多遠了，我只知道耶穌和我一起。

最後，車子又停下來了。我聽見腳步聲朝著車子的後面過來，有人將鑰匙插進鎖裡面。

「讓我出去吧。」我叫著。

「不許出聲，」外面的人說：「我們回來之後一定要幹掉你。」之後，腳步聲便遠了。我等了很久，那些少年都沒有回來。

「主阿，」我安靜地問：「現在我怎樣出去呢？」

我試著用手去摸那把鎖，我接觸到一條彈簧，用力一拉，出乎我意料之外，行李箱的門竟開了。我自由了！

街道上的牌子告訴我，原來我是在康孝路和五十三街的交叉口上，這地方在洛杉磯的東南郊，距離我的公寓只有兩裡路。這時候已經是凌晨四點鐘了，我先跪下來，感謝神救我脫離危險。我再看看車子後面，鑰匙還在行李箱的上面！我把它取下來，將車子開走，直到遇見一輛員警巡邏車。

「我剛被綁架。」我對他們說。

「真的嗎？」一個年輕的警官問我。我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他。另外那個警官帶著取笑的口吻說：「那你是否要來警察局報告一下，你不去也可以。」

他們相對而笑，我知道他們不相信我的話。

「是的，我是要去報告，」我回答說：「那些不良少年拿走了我的地址簿，他們可能還會去傷害別人。」

員警仍然不相信我能從鎖了的行李箱中跑出來，直到其中有一個自己爬進去試了一次，才相信我的話是真的。

「那你為什麼還這麼平靜呢？」有一個問我。

「我在禱告。」我簡直地回答他，「神垂聽了我的禱告，把我的懼怕拿走了。」

我到了威士米爾員警分局，做了筆錄。也許是神的美意，這幾個少年始終沒有被找到，使他們可以有改過自新的機會。過了一星期，一個清潔員在一家錄音室裡發現了我的手提包，裡面的支票簿、皮夾、和信用卡仍然在，只有錢、新約聖經、和幾張「耶穌的一封信」都沒有了。為什麼這幾個少年不要支票簿和信用卡，卻拿走了聖經呢？我不明白，但是我卻記得那個年長的少年，顫抖

著雙手讀著那張單張，我就知道主耶穌是與我們同在了。他不只賜給我平安，而且還感動那些少年。在每天的禱告中，都感謝神救了我的性命，也求他拯救那三個少年人的靈魂。——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3.【日曆上面的金句】**我們佈道協會的門房來到廚房門口，很有禮貌地朝著我的妻子一鞠躬說：「牧師娘，團長來看你啦。」

這是一九四一年的一月十五日，日本軍隊離商邱縣城只有幾裡路；那時候我們的華中佈道協會分會，就設在這個地方。前幾天我因為生病，坐了人力車到一百十五英里遠的一家醫院去就醫，只留下我年輕的妻子瑪格麗特，一個人在分會的房子裡。

團長對我的妻子說：「敵人已經侵入河南省，我們接到命令，要放棄這個城市。為了你的安全起見，你必須到鄉下去躲一躲。」

瑪格麗特也向他一鞠躬，謝謝他的關心。

團長走了之後，瑪格麗特驚慌得六神無主。她孤孤單單地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詹尼才只有一歲，安妮出世也剛兩個月。她呆呆地望著牆上的日曆，而我要到二月中旬才能夠回來。如今到了一家三口的生死關頭，叫她該怎麼辦呢？瑪格麗特尚未經驗過神大能的保護，她盼望神能指示她應該怎麼做。

到了下午，城裡的守備部隊全都撤走了，整個小縣城變成了真空。軍隊一走，市民們也都慌慌張張地跟著逃難出去。教會裡的長老來對瑪格麗特說：「跟我們走吧，我們會照顧你的；海牧師又不在這裡。」

瑪格麗特謝謝他們，她愛教會裡面的人。可是她深深地知道，農村的生活環境是相當的艱苦，那兩個缺乏抵抗力的西方嬰孩，是無法生存的。在協會的墳地上，有不少小小的墳墓，都是因著這個原因。她怎麼能把孩子們帶到沒有暖氣、泥地的小茅棚裡去呢？幾個星期之前，不是有一對美國宣教士夫婦的嬰孩剛死於痢疾嗎？她要和孩子們一起留在這裡，至少這裡有廚房，她可以煮羊奶和開水，裡面也比較暖和些。但是這些話，她又不便對她的中國朋友們說，只有謝絕他們的好意，說必須等她丈夫回來，她要負責看守協會的財產。

那天晚上，她顫抖地上床睡覺。日本軍隊會在深夜裡打進城來嗎？小詹尼哭醒了，瑪格麗特把他抱過來，和自己睡在一起。她一直睡不著覺，外面西北風呼呼地撲著紙頭糊城的窗子。她禱告，求神讓孩子們能夠活著，看到他們的爸爸回來。

第二天早晨，瑪格麗特到廚房裡燒開水，來熱熱安妮的奶瓶。她順手撕下牆上的一張日曆，在燦爛的陽光下，她看到上面的聖經金句：

「我懼怕的時候要倚靠你。」（詩五六3）

「是啊！我是很懼怕呢。」瑪格麗特自言自語地說。

「這正合我的需要，是我信靠神的好機會。」

那天，這節聖經支持著她度過這一天。漸漸地整個縣城的人都快走光了，其他的教友們也紛紛過來請她一起去鄉下。但是這節聖經給了她力量，她要信靠她的主。

到了近中午的時候，街道上幾乎連一個人都看不到了。那個門房也跑來向她辭行說：「我也要走了，牧師娘。我求求你，跟我一起走吧。我家就在城外不遠的那個小村子裡。」

瑪格麗特猶豫了一陣。縣城的人一走空，接著強盜土匪都會趁火打劫，門房再一走，又有誰來保護她呢？可是她也不能冒險，把兩個孩子帶到衛生程度太差的農村茅草房裡去呀。她謝絕了門房的好意，眼看著他一步步地走遠了。中午，她又撕下一張日曆，上面的金句是：

「耶和華阿，認識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沒有離棄尋求你的人。」（詩九 10）於是她便低下頭，向主發出感謝。

如今最大的問題就是食物，所有的店鋪都關了門，買不到新鮮的肉頭。雖然他們所餵養的那幾頭山羊可以供應他們羊奶，可是那個擠羊奶的人也走了，明天她必須自己學著去擠奶，她不知道那些山羊肯不肯順從她？那天晚上，瑪格麗特又是輾轉不得安眠，她怎能養活這兩個孩子呢？只有信靠主了。

第二天早晨，她被炮火聲驚醒。日軍一定已經迫近城郊，她必須趕緊去擠羊奶，否則炮聲會使那幾頭山羊受驚，就難以控制了。在沒有去擠羊奶之前，她先喝一碗粥，再撕下一張日曆，今天上面的金句是：

「你們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婦人、孩子。」（創五十 21）

這本日曆是在英國出版的，神卻奇妙地將這些聖經金句集中起來，安慰在地球另一面的一個英國婦人。瑪格麗特在喝粥的時候，有一個婦人走進廚房，她手上提著一桶羊奶。「我能留下來陪你嗎？」她說：「我已經替你擠好奶了。」

她是李太太，瑪格麗特多年的老鄰居；可是那天早晨，瑪格麗特卻認為是天上派她來的。李太太說，她沒有甚麼親戚，所以來和瑪格麗特作伴。那天，兩個婦人便一起照顧孩子，外面炮聲隆隆。下午，突然有人敲門，使得她們膽戰心寒。李太太跑去開門，她臉上滿面春風，大聲叫著：「雞蛋來啦！雞蛋來啦！」

一位穿黑棉襖的鄉下女人走進來，手上提著一隻活生生的母雞，和一籃子的雞蛋。

「平安，平安。」她說。

大炮聲音並沒有把她嚇走，因為她惦記著這些傳道人，恐怕他們會缺乏食物。

神實踐了他在日曆上面的應許，他顧念瑪格麗特的需要。那天晚上，瑪格麗特內心中充滿著希望，雖然外邊仍然是炮火連天。她禱告求神保守這座商邱縣城，好讓她能再見到她所愛的那些人。

第二天早晨，瑪格麗特又跑去撕下一張日曆，上面說：

「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敵都要轉身退後；神幫助我，這是我所知道的。」（詩五六 9）

這絕不是偶然的，那麼湊巧把這幾節聖經合在一起。瑪格麗特低下頭來默想。

當炮聲一次比一次更接近時，瑪格麗特和李太太不得不有所準備了。她們把所有的報紙和有關軍事的印刷品，全都焚燒或收藏起來。到了天黑的時候，炮火來自雙方的陣地，她們就和衣而睡，準備迎見那些日本侵略者。突然瑪格麗特被一陣腳步聲驚醒，但是她裡面卻有說不出來的平安。這時候外面炮聲已經沉寂了，一片安靜，只聽到詹尼在他的搖籃裡牙牙學語的聲音。

瑪格麗特急忙將李太太叫醒，兩個婦人就跑到門口，每人手上都抱著孩子。李太太首先把頭探

出門外。

「奇怪，街上沒有一個人。」她問瑪格麗特。

「我們出去看看好嗎？」

這兩個婦人便攝手攝腳地走出去，看不見一個日本兵，卻有好多市民從鄉下藏匿的地方跑回來。是不是中國打勝仗了？

她們的疑問馬上就得到了答案，團長也跟著出現了。

「牧師娘，」他說：「我一直掛念著你。」

然後他告訴瑪格麗特，日本軍隊已經退回去了，他們並沒有被打敗，只不過是轉鋒去攻打別的地方而已。

瑪格麗特回到廚房裡，再望著牆上的那個日曆，向神發出感謝。——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 4.【彩虹】「媽，出了事情啦！」

我那二十五歲的女兒路得從哥羅拉多州的湖木鎮打長途電話給我，而我正住在德州的華斯堡。

「怎麼回事啊？」我問她。

「吉爾和他三個朋友上山露營，到現在還沒回家。」

「也許他們回來得晚一點。」

「我剛看到電視上新聞報告說，有四個人今天早上因大雷雨被困在基遙山上。有兩個人逃出來，現在在附近的警察局裡，他們說另外那兩個人在森林裡，被雷電打了，可能都已經死亡。」

「那麼是誰呢？」

「吉爾和……」她已經泣不成聲了。

「親愛的，現在不要哭，待我們把事情查清楚了再說；我打電話去航空公司問問，再告訴你。」

可是一九八一年的八月，星期天的晚上，美國全國正發生航空地勤人員大罷工。

後來，我打電話給她：「路得，我們現在一時不能夠趕去，要到明天下午。有沒有甚麼人和你在一起呢？」

「沒有呀！」她恐懼地說。

「那麼史達那家人呢？」史達這家人和他們關係最深，史達太太對待吉爾就如同她自己的兒子一樣。

「你打個電話給史達太太，我再打電話給哥羅拉多水泉的斯百門太太，看看她今天晚上能不能過來陪你。你也該通知吉爾在歐馬哈的父母。」

我一面流淚，一面撥電話去哥羅拉多水泉，但是沒有人接。

「主啊！」我禱告說：「求你幫助我懂得如何安慰我的女兒。」

路得十一歲的時候，我就守了寡。神幫助我，使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耶穌基督，從他那裡得著安慰。

我體會到耶穌能安慰所有相信他的人，他從各方面向我表示，他愛我並關心我。我現在的丈夫

鮑伯，也是個很好的基督徒，我們是一九六九年結婚的。我愛我自己的丈夫，聯想到路得也一樣地愛她的丈夫。我等待了一會，再打電話去哥羅拉多水泉，這下斯百門太太來接電話。

我告訴她路得的情況，她答應馬上去我女兒那邊。我想她只要在那裡待一個晚上，直到我和鮑伯到達那裡。

晚飯後，我們又打電話給路得，後來又和那個逃脫出來的人聯絡上了；他的腿被火灼傷。

「到處都是烈火，」他告訴我們：「所有的樹木和我們的帳篷都付之一炬，可怕極了！吉爾逃不出來，我們也無法救他……」

我一面收拾行李，一面不住的禱告。吉爾確確實實是死了。任何一個寡婦，如果不信靠神的話，是絕對活不下去的。

「主阿，求你給我聰明智慧。」我這樣地禱告。那天晚上，心裡就有說不出來的平安。

第二天，我們就到了路得家，是在丹佛附近。她在門口擁抱我，然後將一歲大的小外孫女放在我的手上。

「你有進一步的消息嗎？」鮑伯問她。

「山上的石頭含有鐵質，容易傳導電流，所以雷雨的時候，員警們都不能爬上山去。直升機也不能迫近那邊，因為風很大，又有閃電；目前的情況我們還不知道。」

「你好好地睡過嗎？」我問她。

「今天早晨睡了一會兒。」

我們便通知全國各地的親戚，又到超級市場幫路得買了些東西。

到了星期三下午，營救小組才到達那座山的頂上。他們所帶來的消息，是那兩個人都被雷電打死了。

路得哭得死去活來，令我回想到當她父親去世的時候，她曾說她將永遠不會再快樂了。可是後來，她和吉爾結婚，又生了一個女兒，她的喜樂又重複出現。於是路得說：「我知道以後的日子會很不好過，但是我相信神會使我再快樂起來的。」

她又問我：「神並沒有讓我知道，為什麼這件事會發生在我身上？」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她。

路得去瞻仰吉爾的遺體，我留在家裡喂我的小外孫女。突然間，電話鈴聲響了。

「是媽嗎？」

「是我。」我回答。

「你快看看窗子外面。」

我看見窗外有一道美麗的彩虹，就說：「太美了，路得。」

「這就是神所回答我的徵兆。媽，我心裡的憂傷都沒有了。」

「感謝主。」我說：「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回來之後再告訴您。」她說。

後來她告訴我一段她和吉爾的故事：

「路得，你快出來呀！」有一天吉爾在院子裡大聲叫著。

路得就抱著孩子出來，天上出現一道美麗的彩虹，跨越了整個山頭。他們倆就談起虹的事情，

吉爾覺得他特別喜愛虹，當他還是學生的時候，寢室裡一直放著一張彩虹的相片。他們都知道虹乃是神和挪亞一家人立約的記號。

「媽，你瞧，神這次又使用彩虹來告訴我，他是永遠不丟棄我的。」

近來，路得為她女兒的房間換上新壁紙，紙上都是一道道美麗的彩虹。——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5.【我不再逃避神】星期四的早晨，三月裡的微風，吹過密西根州的蓋爾士堡。大約是在中午是時間，因我丈夫鮑伯下午要去卡拉馬助城開會，我們最遲必須在一點鐘吃午飯。在喂剛出世不久的嬰兒史地芬吃奶之前，我先為四歲大的男孩布林和二歲大的女孩喬艾穿上雪衣，讓他們到外面玩耍。後來我叫孩子們回家吃飯時，只找到布林，卻看不見喬艾，就叫鮑伯出去找她。過了幾分鐘，我望著門口那條狹窄的小溪，便穿過前面的院子，看見鮑伯回來了。

他找到了喬艾，但她卻無聲無息地臥在他的兩臂之間。

「鮑伯，」我驚叫起來，「喬艾怎麼樣啦？」

他不出聲。

「鮑伯，喬艾究竟怎麼樣啦？」

他只是搖著頭，不出聲。我看情勢不對，一陣恐懼掠過心頭，又再度叫著：「鮑伯，喬艾死了嗎？」

「是的，我們的喬艾，她死了！」

他剛把她從溪水裡撈起來。鮑伯帶她進屋子，將她安放在桌子上，打電話去請醫生。我站立在她旁邊，不住地禱告，求神賜給我們力量，來面對這件事情。他給了我一節聖經，就是約伯記一章二十一節：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雖然我不明白喬艾為什麼會被淹死，但是多年來的經歷，使我學會了如何地信靠神；因著那些經歷，我在這個時候才能夠站立得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我正在英國，那是我第一次經歷到主的同在。有一天，我們的牧師告訴我們，他將去倫敦領會，他要我們為他禱告，該不該帶太太和孩子一起去？倫敦正遭遇嚴重的空襲，但是我們所居住的諾維奇鎮卻從未中過一顆炸彈。我們禱告之後，牧師就帶著他太太和孩子一起去了。就在他走的那天晚上，警報聲大作，我的父母把我叫醒說：「桃賽，快起來，鎮上著火啦！」

我們還沒來得及跑到院子裡的防空洞時，就有一枚炸彈從我們頭上飛來。可是母親卻安慰我說：「桃賽，神保護著我們。」

一聲爆炸，只看到碎片和瓦礫都落在我們四周圍。我們想，這下子可完了，但是那個晚上，沒有第二枚炸彈掉下來。警報解除之後，我們發現房子的天花板倒塌，玻璃全部破碎，房子裡所有的東西全被破壞了，而我們所躲藏的那條走廊卻絲毫無損。至於我們的鎮上，損害更加慘重。教堂也被炸毀了，牧師的家首當其衝，只剩下一個大洞，其他什麼都沒有了。我便想到神如何地保守了我們。過了幾個月，神讓我認識了我的丈夫，那時候我才十六歲，對美國認識得不清楚。只曉得兩件

事情：一、美國人都很有錢；二、他們是很富有冒險性的。

我和鮑伯經過多久往來之後，就談到了婚事。我們倆一起禱告，知道這是神的旨意，就在一九四四年的六月十七日結婚。那時正是聯軍登陸諾曼地的時候，很多美國軍人被調到法國戰場上。我好久沒有鮑伯的消息，以為他也調去了。後來我才發現他仍然留在英國，雖然是在營房裡，但是仍然可以拿到出外許可證來和我結婚。

大戰結束之後，我就隨著鮑伯返回他的故鄉密西根。我們禱告，求主一步步地帶領我們。到了一九四六年的秋天，主就讓我們進入慕迪聖經學校去受造就。當我們還是學生的時候，主開始呼召鮑伯去西班牙傳道。

鮑伯說，西班牙經過可怕的內戰之後，環境很不好，在那裡一定相當危險。他問我要不要去西班牙，我說我願意。其實這只不過是句風涼話而已，事實上，那時西班牙對外門戶是關閉的。到了一九四九年，我們畢了業之後，又回到密西根州。雖然鮑伯向幾個差會申請，可是我們還是時常談到去西班牙的事，我並不想去那邊。結婚六年之後，神賜給我們一個男孩子，再過十八個月，又賜給我們一個女孩子。我忙著家務，鮑伯則忙著他的建築工程，把去西班牙的事情丟在一邊了。

這時我的內心不住地起爭戰，雖然我對主說我願意去西班牙，但是主知道我乃是口是心非，因為我認為那個地方很危險。有的時候，朋友們看到我困惱的樣子，就試著安慰我說：「桃賽，我想神只不過是要你願意去而已，那就已經夠了。」

喬艾出世後五個星期，我們參加了一個在高夫湖聖經學校舉行的宣道年會。那天的講員是誰我已記不清楚，他所講的道我也全忘記了，但是我卻記得他所讀的那節聖經，簡直就是對我說的，是在哥林多後書九章七節：

「……不要勉強；因為損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

那天晚上，會眾一起唱「全所有奉獻」這首詩，就有很多人走上台前，包括我和鮑伯在內。我心中充滿著喜樂，因為我已經將自己完全奉獻給主了。

以後那幾個月，我們就開始進行去西班牙的計畫。有人勸告我們，西班牙仍閉關自守，我們應該去法國傳道。這麼一來，我又故態復萌了。也許神並不是真要我們去西班牙，我們便留下來。過了兩年，神的管教臨到我們，就發生喬艾這件不幸的事件。當醫生宣佈她已經無救的時候，我便向主痛哭悔改說：「主啊！現在我真準備要走了，明天就差派我去吧！」

主幫我們度過那段傷痛的日子，可是過後我感到很灰心失望。撒但就來對我說：「都是你的過錯，不然喬艾不會死的。為什麼你不小心地照顧她呢？」

有一天下午，教會裡的一個朋友來看我，她看到我這副沮喪的樣子，就拿帖撒羅尼加前書四章來安慰我。可是我卻注意到第五章十八節：「你們艘定的旨意。」

我雖然不能夠為喬艾的死感謝神，我卻能感謝主，他的旨意都是美好的。過了六個月，我們就被差派出去了。我馬上學習到，如果不是神要你去的地方，那才是最危險的，即使那地方時全世界最安全的。

在西班牙時，我學習到，在神手裡是沒有什麼罪艱難的事。這幾年中，我們又有了兩個孩子——但以理和利百加。我們二人在西班牙事奉了十年，現在伊利諾州有一個差會將我們借用回來，在一

家西班牙教會裡事奉，我們也兼做些監獄佈道工作。

一九七九年的五月，醫生檢查出我患了骨癌，大概只有兩年的時間可活。但是我一點也不難過，我要再用這短短的時間繼續為主耶穌工作。

過去我學習到一個極寶貴的功課，就是千萬不要逃避神的旨意。當我把我自己奉獻給他之後，便發現他的旨意總是美好的，所以我要獻出感謝和讚美。——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6.【不算太遲】** 班達望著坐在駕駛盤前的華倫梅森說：「梅森先生，你想那麼晚了，我們能渡過這條河嗎？」

華倫梅森是個宣教士，班達是他的助手，是個非洲人。華倫凝視著前面那一片洋洋的塵土，使得車燈光後顯得朦朧。

「我也不知道，班達。如果我們過不去的話，白利就要死了！」

河上的渡船，只是那麼幾片木板，縛在幾條小筏子的上面，正停泊在河水上漲的對岸，遠遠地也可以看得見。華倫小心翼翼地把車子開到岸邊。吹起號角。班達從車上跳下來，一面拍手，一面向著對岸高聲叫嚷：「我們這裡有一個病人，他今天晚上一定要進醫院。請你們馬上把渡船駛過來。」

一陣寂靜，只聽到回聲。他便回過頭來對華倫說：「我想那邊一定有人，他們會聽得見的。」

班達又叫了一次，華倫回到那輛卡車的後面。他望著前面黑漆漆的一片說：「你感到怎麼樣了，白利？」

「我想我恐怕是不行啦，梅森先生。」白利亞微弱的聲音說。他的妻子正安靜地坐在他的旁邊。華倫伸手去摸摸他的額，上面都是汗，卻沒有發燒，使得他略略感到安慰。白利正磨著他的牙齒，不肯呻吟出聲音來。

「他們來啦！」班達叫著：「他們現在來啦！」

華倫急忙趕到渡口上，看見共有十二個人扒著渡船；因為水流得很急。

「他現在怎麼樣了，梅森先生？」

「不很好，班達。身體發冷，他患小腸疝氣壓縮症已經是第二天了。他們應該早一點送他到我們這裡來的。」班達點點頭。

華倫認識白利，是在初到此地之時。過去的老宣教士警告他，白利這個人是相當的厲害兇悍。曾有一度，他威脅過當地所有的宣教士，說要他們的命。華倫還記得，那天他正在講道的時候，白利向他射了一箭，只差他頸項分毫。

「這真是難以想像的，」華倫說：「那個躺在我們卡車上的人，就是反對我們傳福音給當地居民的首要人物。」

班達也點著頭說：「這是真的。如果白利信了主，他會影響很多人，因為許多人都隨從他。」

「你的話很對。」華倫說。

「他原來是個很強壯的人，現在卻病成這個樣子。」

渡船終於到了，華倫小心地把車子開上去。到了對岸的時候，班達望望他手腕上的表。

「擺渡就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到達醫院時就亮了。」

「快禱告，希望車子不會出毛病，班達。今天我由邦巴厘回家的時候，一連發生四次故障。」他歇了一會，再繼續往下說：「是化油器有問題，但是我們沒有時間去修理它。」

早晨的陽光照著那間佈道所，華倫馬不停蹄地趕到醫生家。摩爾醫生被汽車的馬達聲吵醒，當華倫到達門前時，醫生的助手已經把門打開。

「哈羅，華倫，」那個中年醫生問他：「那麼早來有何貴幹？」

「有一個患小腸疝氣壓縮症的病人在卡車上，山姆。」

華倫一面和他握手一面說：「他是昨天早晨得這個病的。」

醫生匆匆忙忙趕到卡車後面，很快地檢查了白利的病況。「快送他去醫院，華倫。我也一起去。」

到了手術室，摩爾醫生和兩名非洲男護士、一名宣教士女護士替白利動手術。手術前，先由一名叫雅各的非洲男護士帶領大家一起禱告。

「主阿，求你引導醫生替白利動手術，拯救他的性命，並感動他信耶穌。」

手術的時間在華倫看來，似乎是永無盡止的，他一直為白利禱告。白利的生死，關乎他那一村子人的靈魂得救。

「我的責任盡到了，華倫。」摩爾醫生挪下他臉上的面罩。

「我已經把腐爛的部份切除，現在要小心看顧。他能活下去，可以算是個神跡！」

醫生一定要華倫和他一起回家休息，當地的基督徒也接待班達去他們那裡。華倫一覺醒來，已經是下午三點鐘了，他看見摩爾醫生和他太太在前面房間裡喝茶。

「我們的病人怎麼樣了？」華倫一走進去就問。

醫生抬頭笑笑說：「華倫，快坐下喝杯茶，芭芭去拿點東西給你吃。我剛去看過白利了，他進步得很快。」

那天晚上，華倫和摩爾醫生便一起去醫院探望白利。他們還沒有進入病房，就聽到裡面在說話；他們便站在外邊細細地聽。

「你知道嗎，我曾企圖要殺死那些宣教士，你還說神愛我？」

「是的，白利，他仍然愛你，我們也愛你的。」這是班達的聲音。

「可是我們的愛遠比不上神的愛。他愛你到一個地步，差遣他的兒子耶穌為你的罪而死。」

「你可記得那天，我向你們拋塵土和吐唾沫？」

「是的，我記得。」班達回答。

「我那時候真的恨你和宣教士們；我也曾企圖要殺死梅森先生，只是沒有射中他。」白利歇了一會又說，話語裡充滿著情感。

「班達，我的罪實在是太重了，神怎麼能救我呢？我能要求耶穌作我的救主嗎？」

「當然可以，白利。耶穌現在就可以救你，現在！」

華倫和摩爾生便一起低頭，聽白利求耶穌拯救他的禱告。——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7.【我在臨陣脫逃】當我坐在護士枱前，正聚精會神地看病歷表時，稍微抬起頭來一下，望望走廊的那一頭。電梯的門開了，走出來一對夫婦，手上抱著一個小男孩，面色蒼白，顯然是病得很嚴重。

鮑貝又回來了！我的心忐忑的跳。這次他再回到醫院裡來，就是證明離死不遠了。

一九七五年，我從護士學校畢業之後，就在自己的故鄉文士敦沙冷一家浸信會所辦的醫院裡工作了一年。在這一年裡，我目睹許多面對痛苦和死亡的病人。我沒有辦法和這樣的病人打成一片，與他們交結。我是個基督徒，也知道在主裡面死了的人，將會升上天去，享受那好得無比，永遠的快樂。雖然如此，當我站在一個垂死的孩子床邊，眼看著他的父母，等待在一邊，傷心地哭泣。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我的心也跟著他們一起消沉下去，想著：

「主啊！你的榮耀在那裡呢？」

做學生的時候，我曾受過這方面的教導，若遇到這種情形就有兩個選擇，你能應付得了，就去應付，否則的話乾脆一走了之。我呢？是選擇後者。因為遇到這樣的場面，我是絕對應付不了。

我很愛孩子，希望能使我的那些小病人，個個都過得很舒服。但是我卻無法安慰孩子們的父母，連談一兩句話都辦不到。尤其是沒有力量伸出雙手，去擁抱一個正在為她孩子擔心和憂傷的母親，告訴她，神是如何地愛她。雖然我也明白，一切都有神的安排，可是又怎麼能夠減輕一個失去孩子的父母心中的苦痛呢？

我沒有必要和他們共嘗這個苦杯。因此只好硬著自己的心腸，做完了護士所該做的，就匆匆忙忙地離開病房。

鮑貝被送進了急診室，經過檢查之後，就住在一間單人病房裡，我很高興，這不是我工作的範圍，可以不必看到他臨死的那一幕淒慘景像了。

鮑貝只有三歲大，他是五個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個，患的是血癌，這個病足足佔據他人生中的一半。他在浸信會醫院，進進出出有好多次。有幾個月他的病情獲得好轉，最後一次，他來的時候，院方告訴他的父母，他們可以長期帶他回家。可是藥石無靈，他內部的癌細胞不住地蔓延。以後當鮑貝來的時候，我們在他病房裡準備了一張搖椅。每天，他那瘦小的身體，在那張搖椅上不住地前後搖動。有時候，他感到身體不適，他的母親就坐在他旁邊替他推著搖椅，足足有幾個小時。

這時候另外一名護士在走廊上攔住了我。

「對不起，請你幫我一個忙，把這個東西送到鮑貝房裡去，好嗎？」

她遞給我一張紙，是用來記錄病人實況的。不待我回答，她便走遠了，我連逃避的機會都沒有！

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過去。我想悄悄地走進病房裡，將這張紙放好，再偷偷地離開，不讓裡面的人知道。

可是當我一踏入病房的時候，令我大大地驚訝。鮑貝的父母正一起唱歌，他們跪在鮑貝的床旁，唱一首搖籃曲，想讓孩子睡著，所唱的是詩篇二十三篇。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蘇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他們合唱男高音和女高音兩部。孩子合上雙眼，沒有什麼反應，他們接下去又唱：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站著，一動都不動，這時候我真感覺到神在我們中間。他們唱完了以後，就朝著我笑笑，我便離開了。我沒有對他們說什

麼，也不必說什麼。他們已經得到了那位宇宙創造者的安慰。既沒有埋怨，也沒有問為什麼。這是創造者所下的決定，要帶鮑貝回天家去。

我從來沒有如此感動過，深深地自責，我竟不肯拿神的話去安慰這一對夫婦。神讓我看到，我不肯去做的事，他卻替我做了。他愛我，也叫我看見，遵行他的旨意，相信他比什麼都重要。我原該靠著他，負起這個責任去做的。於是我安安靜靜地回到家裡，向神流淚悔改，承認自己不信、膽怯和逃避的罪。

我知道我若是真的愛主，甘願為他所利用，我將會不顧一切地利用每一個機會，出去傳揚他的信息，和用他的話語來安慰那些憂傷痛苦的人。很可惜，這次我卻失去了一個機會，讓神使用我來安慰鮑貝的父母。以後我絕不能再失去這樣的機會。

不久，鮑貝就離開了這個世界。我下班之後，跑到他所住的那間病房。在這間房間裡，鮑貝的父母不知不覺地讓我學習到一個非常寶貴的功課，使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張紙現在還留在那裡，上面有鮑貝的父親所寫的幾句話：

「為神活著的人生，才是圓滿的。不論這個人生命多長，幾百年或三年，感謝主，你賜給鮑貝三年圓滿的人生。」——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8.【饒恕殺我女兒的人】**一九七〇年的十一月，我們聽到令人斷腸的駭人噩訊，我們二十一歲的女兒黛安，在加利福尼亞州被殺。我跪在神面前。整個心都破碎了！

我丈夫鮑伯和我，還有兩個兒子，都是基督徒，然而卻不能夠使我們逃避這種慘痛的悲劇。

這個駭人的消息，臨到了我們在密西根的家裡，我們出於人類本性的天然反應，乃是憤怒、心碎和眼淚。

我實在沒有辦法形容當時內心所有的感受，一生當中，我還沒有遭受過那麼嚴重的打擊。我很慶倖我是個認識主的人，我知道他愛我，我知道他也愛黛安，一切都有他奇妙的安排。我在萬分悲痛之中，從他「永遠膀臂裡」得到了安慰。

「父啊！」我說。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為了你的榮耀，求你把憂傷從我心裡面挪去，只有你才能夠做得到。也許這件事發生，能使我的靈性長進，而更加愛你。」

我知道長進是做不了什麼的，但是在神則凡事都能。

我們一家人就開始為那個殺我女兒的兇手禱告，我想他一定是很需要耶穌基督的救恩。奇妙地，這麼禱告以後，我們心裡非但不再充滿著仇恨，反而為赦免之心代替了！在人看來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現在，黛安已經過世三年了，殺他的兇手，也被判處無期徒刑。但是我們為他的禱告一直未曾中斷過。我們也查出他的姓名，和他的監獄所在，我很想向他作見證，讓他知道神在我們身上所施的神跡奇事。於是我便先和監獄佈道協會取得聯絡，告訴那裡的負責人裘梅生，我們希望能和湯姆——就是殺我女兒的兇手通信。梅生先生就寫信給湯姆，告訴他我們希望能和他分享神的愛，並沒有什麼惡意。湯姆馬上回覆他，是否可以通過佈道協會來轉達我們的信件？當然，這是沒有問題

的。我寫給湯姆的第一封信，是在一九七五年的十月二十二日。我信上是這樣寫的：

「你並沒有使我們遭受到什麼不幸，這些都是神早就計畫好的，我相信。……」

我向他表示我們並不恨他，並向他傳講神的救恩。還寄給他一本聖經，答應繼續為他禱告。過了幾個星期，沒有什麼回音，一連有好幾個星期，我懷疑湯姆是否收到了我的信。也許他疑心我是別有用意的。一個母親，她所愛的女兒被人謀害了，會有這樣的轉變嗎？我又寫一封信去，對他說，我們能瞭解他的心情，如果他不回信也就算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時，我們終於接到他的回信。他謝謝我們對他的仁慈，也佩服我們基督徒這種愛仇敵的偉大精神。他也稍微告訴我一點他個人的背景。從那時候開始，我們經常信件往來，彼此也有個認識，我們就變成了朋友。

漸漸地湯姆開始打開他的心，將他的真心話都對我們傾吐。當然這對他來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對他說，我們不想再談到黛安的死。在一九七六年的五月，我信上說：

「我希望我們能有機會見次面，我們不要再提黛安的事情了。現在只是你和神之間的事，我正準備要赦免你、饒恕你犯罪違背他。我一直禱告，希望這件事能發生在你的身上。」

到了一九七六年年初，我們去加州看望朋友，就打算順便去看望湯姆。我們和監獄牧師以及監獄當局談妥了，就在一九七八年的一月進入監獄，並且將手錶、皮夾，甚至大衣，全部交給安全人員鎖起來。

當我們坐在會客室裡時，我的心一直忐忑不已，監獄牧師也和我們在一起。我們立刻要會見一個人，他的那雙手，曾奪去我女兒的性命。於是我便默默地向主禱告，求他除去我心裡頭的不安。忽然，門開了，湯姆走進來。他有六尺高，黑黑的頭髮，強壯的體格，穿著一身整齊的衣服，臉上的鬍子也刮得很乾淨。他是這樣的一個人，神的愛就在我裡面澎湃。湯姆半天沒有說話，他眼睛裡充滿著眼珠。我和我的丈夫一起站起來，輪流過去擁抱他。我們二人都哭了，監獄牧師也在哭。神使我們彼此安慰，一連交談了好幾個小時，談到我們的家庭和對神的信仰。我們也告訴他，神如何保守我們經過那段苦難的日子，使我們能有饒恕別人的能力。

湯姆也告訴我們，他並不是有心要殺死黛安的。好多次他都想將一九七〇年星期二那天晚上的事對我們說。

但是我們卻阻止他說：

「湯姆，我們不想要你再提過去。我們只想聽聽你的現在，神能使你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由於監獄牧師的協助，我們有機會在獄中的小教堂裡，對七十個囚犯見證神的奇跡；如何藉著耶穌基督，將赦免人的心，放在我們的裡面。有些人受了感動，流淚痛哭。

黛安的死，使我能饒恕別人。當我原諒了殺死黛安的兇手時，有些人反對我這麼做。我從聖經上看見，在我們尚未饒恕別人之前，我們必須自己先得著神的赦免。——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9. **【約書亞的神跡】** 有了神給我們的赦免，我們才能夠去赦免別人。這個聚會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夠完成？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雖然我幫忙舉辦這次的差傳聚會，我們家裡也接待了一位傳道人和他

一家人來往。可是，對於坐在那裡聽傳道人報告他們在海外工作的情況，我並不感到興趣。

在我的頭腦裡，只是堆積如山的碟子刀叉，骯髒的煤氣爐和水槽。我精疲力盡地坐在我的丈夫喬治，還有兩個兒子旁邊。這一個星期可真把我累死了，天天晚上都有聚會，還要預備那個傳道人一家五口的三餐，我簡直是一點力氣都沒有了。今天是最後一個晚上的聚會，我很想聚精會神地聽，可是廚房裡一片零亂的情形，充滿在我的頭腦裡，我一個字都聽不進去。我已經是夠疲倦的了，還必須在臨睡之前去清理那些碗碟刀叉和廚房。因為住在我們家裡的那個傳道人，明天一早就要搭飛機離開這裡，早餐必須在七點半準備好，放在桌子上。如果我把些那髒碟子留到第二天早晨，就別想有足夠的時間來清理碗碟，把早餐做好。所以我必須在今天晚上把這些工作做完。

牧師開始禱告，我也閉上眼睛，可是那些碟子刀叉，又出現在我的眼前。當我們站起來唱詩歌「在錫安山」時，我的兩條腿都在發痛。我只盼望聚會能快一點結束。可是今晚的聚會，卻拖得很長，好像是永遠完不了似的。我們先讀一段經文，然後那些傳道人便一個個地上來報告他們的工作。我的眼皮下垂，睜都睜不開來，頭也開始往下沉。為什麼這個聚會要那麼長呢？

我向主禱告，求他幫助我完成清理那些碗碟。

「主啊！」我說。

「求你使這個聚會短些，我好有時間回家去洗碟碗！」

我想起在舊約聖經裡面，有一次約書亞禱告，要神停止太陽和月亮，好讓他有時間消滅敵人。（書十 12~14）

他能為我做同樣的事嗎？神是否也會把日子拉長？我想他一定會的。我不求他把日子拉長，只求他把聚會縮短。可是這個聚會卻一直延續下去，每一個傳道人都想把自己的工作，介紹得更詳細一點，結果這次的聚會，要比前幾天的聚會時間加倍。而且會後又有不少來賓，去找傳道人交談，一談就沒有完的。我以為可能會有人請我們家的那個傳道人去他家住，這就解決了我的問題。神也許用其他不同的方法來幫助我，可是他好像沒有聽見我的禱告似的，到了十一點鐘，我們才回到家裡。這時候我再沒有力氣洗碗碟了，只想趕快上床睡覺。

「主啊，」我再一次向他禱告。

「雖然你沒有把日子拉長，像對約書亞一樣，也沒把聚會縮短，但是我仍然感謝你，讓我有機會事奉你一個星期。我是信靠你的，現在我把鬧鐘搬到四點半。相信你必賜給我力量，明天早晨把一切工作全部做好。」

我把客人和孩子們都安頓好了，就馬上就寢。

可能是在午夜裡，我突然醒過來，但是一看鬧鐘，不好了，我的心幾乎跳出口腔。竟然是早晨六點半鐘！原來是鬧鐘壞了沒有響。

「是怎麼回事啊，我的主？」我問他。

「我信靠你，我做錯了什麼嗎？」

我馬上披上衣服，趕去廚房，必須在半小時以內把碟子洗好，並清理爐子和水槽，才能夠準備早餐。我連洗臉和刷牙的時間都沒有。

當我輪完頭髮，匆匆忙忙趕下樓的時候，一進到廚房，神跡竟然發生了，和約書亞的完全相似。

整個廚房煥然一新，清潔發光。那堆積如山的碟碗和刀叉，都不知去向。

我那只有八歲大的兒子寶貝，已經把它全都做好了，連地板都掃得乾乾淨淨！

「寶貝，」我問他。

「你怎麼會起得那麼早，來做這個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回答說。

「我就是那麼醒來了，大家都還在睡覺，所以我便起來清理這一切。」

我盯著他看，神真的聽了我的禱告，他是使用他自己的辦法。他知道我需要休息，才多給了我兩個小時睡眠，叫我的孩子來代替我工作。寶貝過去一向時睡懶覺的，要他起來非打架不可。他平時從沒幫我做過事，可是神要他起來，他就乖乖的起來了。你看奇妙不奇妙！

古代約書亞的神跡，在今天也同樣地發生在我的身上，神實在是信實的主。——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10.【沒有人需要我】** 我很想寫信向一些人訴苦，讓他們知道我內心的感受。我的丈夫狄克已經盡他所能，想要使我快樂。當我倒在他懷裡失聲痛哭的時候，他拼命地安慰我。

「你誤會了，親愛的，」他說：「雖然孩子們都長大成人了，但並不是說沒有人需要你，我就很需要你呀！」

狄克這種的需要我，卻不是我所要的那一種需要。我所要的，乃是孩子們對我的需要，如替他們擦乾眼淚、搔搔癢等等。可是孩子們都長大了，不必再依靠我，他們需要去照顧他們自己的孩子，我也幫不了他們的忙；因為他們都住得很遙遠，我每年只能見到我的孫兒孫女們一次。

我開始厭惡現在的這個家，一切都是那麼地乾淨。我需要看到的，是地板上那泥濘的腳印，東倒西歪的椅子，和窗子上零零落落的手印。

過去孩子們都在的時候，我往往希望能有一刻時間安靜下來，好寫一點東西。如今我有充份的時間了，可是心裡卻是空洞洞的，沒有什麼可以與別人分享。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心裡面是如何地難受！

「收養一個孩子，不是很好嗎？」有一個朋友這麼勸我。可是我的健康情況已不如以前，我知道我沒有力氣再去照顧小孩子。我真想把時間倒轉回去，除了我自己的孩子以外，我是不想去照顧別人的孩子。

我心裡萬分地苦悶，甚至於不以辛辛苦苦將四個孩子撫養長大為滿足。我巴不得他們都沒有長大，仍然需要我的看顧。那天早晨，我一直流著眼淚，我的朋友白絲蒂打電話來，告訴我教會裡有佈道聚會。

「白絲蒂，外面下著大雨，我不想去，今天我要留在家裡。」

白絲蒂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她從我的聲調中知道我情緒惡劣，就試著拿話來安慰我。

「你不應該想著這些，」她說：「你應該謝謝主，孩子們不再需要你了。我真希望凱迪不要需要我才好。」

「你才是幸運呢！」我馬上回答她，然後又向她道歉。凱迪是個白癡的孩子，我真的需要一個

像這樣的孩子，她會永遠需要我的。

我不想見牧師，怕他會因此而看不起我。於是我就寫了一封信給我的女兒南絲和女婿比爾。比爾是個牧師，我希望他能夠幫我一點忙。我的信洋洋大言，一篇苦經，說我老了，不中用了，又寂寞又孤單，巴不得早一點死。過了兩天，電話來了。

「喂，媽，」是比爾的聲音，「我是在辦公室打的，南絲可聽不到。」

我盼望他會和我談起信上所說的，但是他卻一字不提。

「我是和你談談南絲的事，她最近很不愉快，只不過是教會裡有兩個老太太批評了她幾句，說她不是個好牧師娘。」

我心頭上一陣火，「這真是豈有此理！」

比爾笑笑說：「你也不要生氣，教會裡絕大多數的人都很喜歡她，只不過那兩個老太太。可是你也知道，南絲是很多心的。」

他沒有說完，我就接下去，「所以她因此受到了打擊，覺得自己的工作失敗了。」

「一點也不錯，媽。」

我深深地歎一口氣說：「我希望能夠幫助她，可是現在已經不像以前了，我能做些甚麼呢？」

「你不能嗎？」比爾反駁說：「讓我讀一段書給你聽，這本書名叫「跪著的基督徒」，教人如何禱告的，我會寄一本給你。上面一段是說：『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我們能為神為人所做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禱告。我們禱告所能成就的事，比我們自己去做的還要大。神可以藉著我們的禱告，做出許多的事情。』媽，」他停頓了很久，「你上次是甚麼時候為我和南絲、以及我們這裡的工作禱告呢？」

這句話對我如同當頭一棒，也提醒了我，開了我的眼界。我一直以為沒有人需要我，當然那一通電話並沒有立刻解決我的問題，我還需要去與我那自憐之心爭戰。可是卻將我那關閉的心靈打開了，使那久陰的天空出現了一線陽光，我開始振作起來了。

我便經常寫信給其他幾個孩子，告訴他們媽媽現在有足夠的時間為他們禱告，若他們有甚麼特別的需要，都可以提出來。馬上回信就如同雪片。我想，是不是比爾已經告訴了他們關於我的事情？許多大大小小的事，如小吉米牙齒痛，阿倫出走了，黛比一個人呆在家裡很害怕等等。

我覺得以往我太自私了，都是為自己的事禱告，於是便開始為我的朋友禱告，為那些不信的鄰居禱告，也為教會裡的牧師禱告。

從此以後，我便忙起來了。不但禱告，也出去探訪我的鄰居和醫院裡的病人，主要是為他們禱告。經常有人打電話和寄卡片來，有人要我替他們烤餅乾和買東西。

現在我不再自憐了，有那麼多人都需要我，我是全世界最快活的人了！——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11.【打保齡球】我從廚房裡，遠遠地望著那個傳道人，他和亨利已經談了好半天，可是談的都是些天氣、經濟，和政治方面的事情，沒有一句話是有關福音的。我今晚請他來吃飯的目的，原是希望他能夠帶領亨利信主。亨利這個人，一向對福音不感興趣，每次只要我一提到主，他就馬上吱唔

著過去。其實他並不壞，只是對屬靈的事情不感興趣而已。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嫁給他？我嫁給他的原因，是我愛他，我知道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轍，我也曾祈求神的饒恕。

「你們等著看好了，」在沒有舉行婚禮之前，我告訴我的朋友。

「有一天亨利會信主的，我們將一同來教會。」

我有這樣的信心，相信能夠帶領亨利歸主，將來一起在教會裡參加事奉，每天在家裡也會有讀經和禱告。

可是婚後卻並不若我所想像的那麼容易。婚前他為了取悅我，才處處遷就我；而且他所想的與我剛好相反。因為我愛他，也要討他的歡喜。他希望星期天我能留在家裡陪他，而且星期天是唯一的一天早晨可以起得晚些。可是我也同樣地令他失望，每星期天我都去教會。最初，我求他跟我一起去，他總是賴在床上不肯起來，或翻一個身，不聲不響地繼續睡下去。我感到相當的沮喪；每次做完禮拜回來，他才剛剛起床。我便告訴他今天禮拜的情形，他只是很有禮貌地敷衍我，可是當我向他講到主耶穌的救恩時，他的態度馬上就改變了。

「對不起，我不感興趣。」他打斷我的話，

「我們結婚的時候，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嗎，我絕不會成為教徒的。好了，我們吃午飯吧。」

「好。」我回答他。

但心裡仍然在做第二步的打算，亨利需要主。於是我便經常邀請一些佈道家和傳道人來我們家吃飯。亨利卻很不喜歡這樣，他只是一味地敷衍著他們，令我很下不了臺。

「我很不喜歡你對我的客人這麼沒有禮貌。」我事後對他說。

「我也不喜歡你請這些傳道人來我們家。」他反駁我。

最近，有一位大佈道家唐納阿林頓來我們鎮上佈道，他的年紀很輕，而且講道非常有力量。我們特地搭了一座大帳篷，每天晚上，人都是滿的，有許多人決志信主。我又請亨利去參加，但是他一直不肯。他喜歡晚上留在家裡看報紙和看電視，有時候也出去打保齡球。

於是我就在星期一的晚上，佈道會完了之後，去找阿林頓弟兄。

「我是莫莉羅夫奈太太。」我先介紹自己。

「很高興能見到你。」他熱情地說，

「我天天晚上都看見你來。」

「我想請你來我家裡便飯。」

「那太好了。」他一面說，一面拿出他的記事本子，翻開來看。

「是那一天晚上呢？」

我說：「隨便那一天都可以。」

「好吧，星期四晚上我有時間。」

「好極了。」我和他約好。

他說：「六點鐘可以嗎？我們吃完晚飯剛好能趕得及去聚會。」

我寫下我的地址給他。

他說：「我會來的。不必準備得太豐富。」

「只不過是簡簡單單的便飯，但是我有一個小小的請求。」

「甚麼？」

「我的丈夫尚未信主，您能向他傳福音嗎？」

「當然可以。」他回答，

「看聖靈如何的帶領，星期四再見。」

不論我請的是甚麼人，亨利的態度總是那個樣子。可是阿林頓弟兄卻和其他的傳道人不一樣，他一直和亨利談天氣，我等了很久，才告訴他們該吃晚飯了。

阿林頓弟兄問外子：「你喜歡打保齡球嗎？」

「我有時候去玩一兩下。」亨利的話匣子開了。

「我也喜歡。」

「真的嗎？」亨利臉上為之一亮。

於是二人就一直不停地談著保齡球。我坐在一邊，心中焦急如焚，想向阿林頓弟兄使個眼色，但是他倆正談得起勁，根本就不注意我。我感到今天可真是浪費時間，我不是只請阿林頓弟兄來嘗一嘗我所烹調的炸雞和甜番薯，也不是要他陪我丈夫談保齡球，我盼望他向我丈夫傳福音。

阿林頓弟兄臨走的時候說：「亨利先生，請問你一件事。」我心裡禱告，求主賜給他適當的話語。

亨利問：「甚麼事？」

「星期六早晨跟我一起去打保齡球好嗎？」

我幾乎要昏倒了，原來他只不過是約我丈夫去打保齡球！

亨利說：「平時星期六，我都要上班，可是這個星期六，我倒是有空。」

「這樣吧，我們去第五街的那個保齡球館，十點鐘好嗎？」

「我一定奉陪。」

最後阿林頓兄弟說：「謝謝你做的一手好菜，羅夫奈太太。」我心裡很生氣，那個晚上幾乎不想去聚會。他在講臺上傳福音，下了講臺卻去和人談保齡球，我真想當面責問他。星期六亨利果然去打保齡球了一直到下午兩點鐘才回家。

我問他：「你們打完球去那裡了？」

他說：「我們又一起去吃午飯。」

「他的保齡球打得很不錯呢。」

我沒好氣的答：「誰問他保齡球打得怎麼樣啦！」

他又問我：「你今天晚上還去參加佈道會嗎？」

我皺著眉頭說：「我去呀，幹什麼？」

他回答：「我跟你一起去。唐納邀請我去，他是不是講道講得很好？」

我連忙回答：「他講得太好了！」我也大大地震驚，亨利居然肯跟我一起去參加佈道會！我沒有聽錯嗎？

就在那天晚上，亨利接受了主耶穌作他的救主。那位陪他打保齡球的朋友，和他一起在臺上禱

告。我就想起哥林多前書九章二十二節的經文：「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我的丈夫信了主，是因為那位傳道人有智慧，去找一些興趣與他相同的東西，來與他接近交往。打保齡球居然把他帶到主那裡去！

我心充滿感謝和快樂，主聽了我多時的禱告，拯救了我丈夫。——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12.【爸爸的地位】**「媽，」我八歲的俄日約翰說：「我已經跟克利夫和安地說過了，您要帶我們到展覽會去。」

我說：「今天下午我沒有空，孩子，問你爸爸去吧。」

「可是媽，」他失望地說：「我已經答應他們了。」

「為什麼不早說，」我回答他，「如果你昨天告訴我，我就可以把時間留下來。我想你爸爸會帶你們去的。」

約翰漲紅著臉說：「可是他一定不會的。」

「你不妨去問問他，他也很喜歡看展覽會的。」

我的兒子說：「可是他甚麼都不感興趣。」

「你怎麼知道呢？」

約翰很生氣地說：「這是真的！」

我的女兒安妮靜靜地站在一邊，這時也插嘴說：「我也認為是真的。」

「回到你的房裡去吧，約翰。反正我是沒有空，你們想要去，只有請你們的爸爸帶你們去。安妮，你可以開始洗碗碟了。」

孩子們鬱鬱不樂地走了，我也回到自己的房裡，開始想，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約翰似乎對他父親高登一點感情都沒有的。不只是他，另外那兩個孩子也是如此。他們與父親有這麼深的隔閡存在，究竟有多久了？兩年？三年？五年？為什麼他們對父親會有這樣的成見呢？

在他們眼裡，高登好像衙門裡的判官；可是他是我的丈夫，他們的父親呀！我要他們和他能親親密密地彼此相愛。

可是當我把過去的一切反省一下，這個責任乃是在我的身上。

「艾密莉，我可以修理洋娃娃的腿，不要去驚動你爸爸。」

「我們出去一下，讓爸爸可以好好休息。」

「我來教你綁鞋帶，讓爸爸好讀他的報紙。」

「約翰，別告訴他你在學校裡打架的事，爸爸是不會感興趣的。」

「我想爸爸是不會想去的，安妮，還是我帶你去吧。」

頃刻之間，以往這些話，一句句都出現在我心頭上。我從床上站起來，面對著梳粧檯的鏡子。難道我真的做出了這種自私自利的事情嗎？我使我的孩子們背叛他們的父親嗎？難道高登真的像孩子們所想像的那麼冷酷無情嗎？

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禍因在我，而不是在高登和孩子們的身上。那麼我該怎麼樣彌補這

個破口，使得高登和孩子們的感情能夠複合呢？我真是太愚蠢了！

吃午飯的時候，我等候約翰向他的爸爸開口，有關去看展覽會的事。我不住地向孩子們使眼色，但是約翰卻沒有注意著我。到後來他總算是說出來了。

「爸爸，我——」他停了一刻，喝了一口水，再繼續往下說，「爸爸，克利夫和安地今天下午要去看展覽會，您能帶他們和我一起去嗎？媽說要我問問您的。」講完之後，就把頭垂下。

「當然可以，」高登微笑地說：「你們甚麼時候要走？」

我歡歡喜喜地看見安妮和艾密莉也加入他們，要和他們一起去。當高登把車子從車房裡開出來的時候，我放下了一顆沉重的心。

待他們都走了之後，我便一個人坐下來靜靜地思考以後我應該怎麼做，使孩子真正將高登看做他們的父親。

或者我直接和高登去說，他乃是一家之主。再不然，如果約翰、安妮、和艾密莉再對他們的父親無禮的話，我將要處罰他們。可是這也不是個好辦法，反會搞得更僵，使孩子們加倍痛恨他們的父親。要不，讓我和孩子們平心靜氣地談談。可是孩子們和他們父親的感情，乃是天然的，不是單憑理智可以辦得到的。

現在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儘量地把高登和孩子們拉在一起，讓父親和孩子們玩，幫助他們做功課，使他在孩子們的眼中一天比一天更重要。過去我太自私了，把高登丟在一邊，直接變成了一家的重心；是我闖下來的禍，應該讓我一個人來收拾才對。

那天晚上，我烹調高登最喜歡吃的菜肴。

艾密莉抱怨著說：「我不喜歡甜番薯。」

安妮說：「我也是。」

約翰也說：「我也是。」

「我是為你們爸爸做的，」我安靜地說：「甜番薯是他最喜歡吃的東西之一。當他幼年的時候，家裡很窮，他——」

我留心到三個孩子都注意聽。他們從來沒有聽過父親幼年的故事。

「還是你來告訴他們，你每天吃三頓甜番薯的事情吧，好不好？高登。」我問他。

待孩子們都上床睡覺之後，我準備把一切的事情和高登說。高登首先談到這個上面。

他說：「約翰和兩個女孩子今晚的表現和以往不同了，你發現沒有？」

「我希望是如此，高登，我也是不同了。」

我便一五一十把今天下午的事情說給他聽，又告訴他我是靠著禱告來解決的。

我求他饒恕我以往剝奪了他的權柄，直接想兼做爸爸和媽媽。

高登聽完了我的話，便溫和地笑著說：「我也應該負一部份的責任；我應該告訴你的，但是我卻閉口不言。」

從那時候起，孩子們開始和高登一步步地接近了，過去他們對父親總是敬而遠之。

「爸爸，我能和您一起進城去嗎？」

「告訴我，您在森林裡遇見熊的故事。」

「爸爸，您手臂上的肌肉好堅硬啊！」

「爸爸，我敢打賭，您不知道蝙蝠的眼睛是瞎的。」

如今高登是我們家庭的重心了，我也心滿意足。——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13.【早餐祈禱會】下午五點一刻，我準備回家，但是一位年輕的藥劑師有事情要見我。起先我還以為是業務上的事情，見過面之後，才曉得並不是如此。

這位青年藥劑師名叫魏尼瓦生，是個很好的基督徒。最近剛剛在他教會裡的一次奮興大會中，奉獻了自己。雖然他沒有去當傳道，可是卻願意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來服侍主。現在他正在尋找他的同工，共同開始一個新的工作。他要招集幾個人，一起交通和禱告。

「薛倫堡醫生，我也希望你能參加，金海德萊斯頓和我，我們三人組成一個祈禱團，可以在我家裡聚會。」

我說：「你家太遠了，交通不方便。我家比較近些，就在我家裡聚會吧。」

幾個月之前，我和我太太，曾打算要出賣我們那幢房子，可是卻賣不出去。於是我們就把它奉獻給主，現在正是主要用的時候。

一九七三年二月的第二個星期三起，魏尼、金，和我三個人，每週三清晨六點鐘，就在我家裡集合禱告。第一次聚會，我們先提出來禱告的事項，是魏尼有一個朋友，是個藥商，前一天晚上心臟病發作，情況非常嚴重，我們便一起為他的病禱告。結果到第二個星期，他就出院回家了。剛一開始，我們就收到禱告的果效！

過了幾個星期，瓦可城的地方助理檢察官，也來參加我們的聚會，有一個相貌英俊的青年跟他一起來。這個青年人看起來，好像是個銀行經理。但他並不是經理，而是個犯人，一個習慣犯，正等著被遺送到亨士維爾的州監獄裡去服刑。助理檢察官特別將他臨時保出來，參加我們的早餐祈禱會。這個青年人名叫雷蒙，我們大家一起為他禱告，他當場就接受了耶穌做救主。十一年之後，雷蒙仍然熱心愛主，並且在教會裡參加事奉。

在一九七〇年代之中，每一個夏天，瓦可城天氣都很炎熱，有好多天氣溫都在華氏一百度左右。在一個酷熱的八月裡，有一羣人在當地的聖公會聖保羅堂裡聚會，那天他們還有晚餐，有一個外來的講員，在聚會中講道。

其中有一個信徒，名叫台得高斯白，他來的時候手上拿著一把傘。

有人嘲笑他說：「台得，我看你大概是熱昏了頭，氣象臺報告說今天根本就不會下雨，你帶傘幹什麼？」

台得回答說：

「今天早晨，我去參加薛倫堡醫生家裡的早餐祈禱會。我們為下雨的事禱告，我們都相信今天會下雨，所以我不願意我這套新衣服被雨淋濕。」

他一說完這句話，立刻引起哄堂大笑。可是過了兩個半小時，正當客人們要散去的時候，天上便降下傾盆大雨，積水足足有二英寸，而且下了一個晚上。那天，只有台得一個人身上沒有被淋濕。

當黎巴嫩內戰爆發時，貝魯特有一所浸信會辦的神學院，院長是尼芬利格裡漢博士。那時候他

的女兒正在貝勒大學讀書，她就來到我們的祈禱會，要求我們為她的父母禱告，使他們都能平平安安地出來。那時候正是他們休假的時候，可是卻沒有一個人能夠離開貝魯特的國際機場。原因是沒有飛機，而且跑道也被破壞了。

可是有一天早晨，他們卻搭上一架飛機，冒著炮火，從一條臨時修好的跑道上起飛。他們前往飛機場的時候，經過一個無人地區，在他們前面有一輛車子，被炮彈擊中。

後來，格裡漢夫婦來到瓦可城看望他們的女兒時，格裡漢博士也參加了我們的祈禱會，要求我們再為他們禱告。

「你們禱告，主聽了你們的禱告，使我們能從黎巴嫩出來。現在我們請你們禱告，求主再送我們進去。」

今天，芬利格裡漢博士，擔任中東美南浸信會的主任，經常進進出出於黎巴嫩這個多事的國家。

一九八一年的一天早晨，金海德萊斯頓和另外一個人叫裘布朗非，不約而同地來到我們的早餐祈禱會。這兩個人都曾遭受心靈上的創傷，金在一年前，喪失了心愛的兒子，他在禱告會之中，得到了安慰。他並不認識布郎非先生，這兩個人只不過是湊巧，在同一個時間來到而已。

布郎非先生也在幾天前，失去了他唯一的獨生愛子，他從來沒有來過我們的祈禱會。

到了一九八三年，布郎非先生創辦了一個青年團契，成了許多青年的父親，是金海德萊斯頓給他的安慰和勉勵，使得他能振作起來。

「我不明白，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會遭遇到傷心的事情。」有一天，在祈禱會上，金分享他的見證，

「我只知道，主要我走這條道路，使我能夠安慰那些和我走同樣道路的人，讓他們明白，主的恩典是夠我們用的。」

自從一九七三年的二月十四日，我們的早餐祈禱會成立以來，許多男士都來光顧過，有些是經常參加，有些只來一兩次，可是每次都有一兩個新面孔出現。

我們除了禱告以外，也高高興興地一起分享個人從主那裡所領受的恩典。我們看到不少人，經過禱告之後，得到了救恩。也有人有經濟上的困難，主供給了他，解決他的問題，也有人征服了心中的恐懼，和情緒低落。

我們也看到有人脫離了吸毒的捆綁，和酗酒的嗜好。還有破碎家庭的重合。一次又一次，我們經歷到耶利米書三十二章二十七節上所說的：「我是耶和華，是凡有血氣者的神，豈有我難成的事麼？」

## 補記

這個早餐祈禱會，是在美國南部德克薩斯州的瓦可城，西達利齊街，查利薛倫堡醫生的家裡，已經有好多年了。

早餐很簡單，只不過是一杯橙汁、咖啡和甜點心。每年感恩節之前的星期三早晨，太太們也被邀請來參加這個祈禱會。

早晨七點鐘，他們便來到薛倫堡醫生的家裡，一開始先背誦每星期所指定的聖經金句。然後拿

出一張需要代禱者的名單，和另外一張記載禱告已蒙允許的事情。七點半鐘，他們便分成幾個小組，每組有四五個人，然後便開始禱告。

他們一面祈求，也一面感謝。到了八點鐘，大多數的人都去上班了，還留下一兩個人，繼續分享。

早餐祈禱會是在每一個星期三的早晨，風雨無阻，從不間斷，即使主人薛倫堡醫生有事出外，也依然照常舉行。

經常出席的人數有二十五個，有時候多到四十五個。有一天天氣寒冷，瓦可城街上都結了冰，所有的學校和公司洋行都關了門，那天早晨還來了十一個人。

參加祈禱會的人不分教派，各教會的人都有。也包括各種年齡的人，由十幾歲的中學生到九十五歲的救世軍上尉。——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14.【一個有能力的傳道人】** 查理司布真在他十六歲的那年，有一天夜裡，下著大雪，那時候他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內心渴望自己得救，過去他曾先後去過好幾個禮拜堂，聽過不少次的道。雪越下越大了，他便不得不在附近一個小小的禮拜堂裡暫時坐一下，待雪小一點點後，再繼續趕路。那天晚上有福音聚會，牧師因為雪太大了，沒有辦法過來，就由一個當長老或執事的同工代替他講道。他的道講得很短，而且又簡單。司布真記得他所講的是以賽亞書四十五章廿二節。

「地極的人都當仰望我，就必得救，因為我是神，再沒有別神。」

司布真便很留神地聽。

「仰望父！」他說。

「很多人都是靠他們自己，一點用處也沒有。你絕不能從你自己那裡得著一些安慰的……要仰望耶穌基督。」

他只講了十分鐘，然後就把他的眼睛盯住司布真說：

「青年人，你要仰望耶穌基督，明白了嗎？」

司布真當場就接受了耶穌做救主，他的重擔立刻從肩頭上卸下來。他從得救之後，就開始傳道，從那些農家做起。他向主祈求，賜給他能力和智慧。於是他就搭起帳篷來開佈道會。他的年齡雖然只有十六歲，但是神卻使用他在劍橋一帶的教會裡講道。

司布真是一八三四年六月十九日，出生於英國的卡夫登城。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公理會的牧師，雖然他從小就聽過福音的道理，可是他說：

「我那時候在靈裡面是個瞎子和聾子，既看不見也聽不見。」

然而如今他從小所學到的那些聖經知識，就成了他講道的資料。他是在墨斯裡罕一家浸信會裡受洗的，就參加了浸信會。到了十七歲的時候，就在華物比一個小小的浸信會禮拜堂當牧師。那個小村莊自從司布真來了之後，就有了極大的改變。村民們從此不再酗酒和放蕩了，許多偷竊和犯罪的事情，也都消失無蹤。只是因為這個年輕的牧師，講道有力量，使很多人悔改的緣故。

一八五四年的四月，他在倫敦的新公園路禮拜堂當牧師。那個禮拜堂能容納一千二百個人，但是都只有八十個人聚會。可是在他沒有去世之前，這個禮拜堂的信徒人數增加到五千三百一十個。

人。司布真一到那裡，就有大批的人擁進了教會，第二年就不得不另蓋新的禮拜堂。只不過是一個晚上，司布真就變成了全倫敦最著名的佈道家。他很有講道的恩賜，話語簡單明瞭，聲音像鐘聲一般地清楚。聽眾們都被他的講道所吸引，不會遺漏掉一個字。

司布真始終沒有讀過大學，知識卻很豐富，這是他自己苦學出來的。後來他創辦了一所「牧師學院」，要他的學生受最完美的大學教育和聖經、神學方面的造就。

一八五六年的一月，他和蘇珊娜湯伯生小姐結婚，第二年就生了一對雙胞胎。司布真太太對他很有幫助，曾省吃儉用，供給第一個前來入學的學生。過了不久，學生就增加到八個人，後來又增加到二十個，在他去世之前，「牧師學院」裡一共有九百個學生。那些人畢業出來之後，都成為教會的牧師。許多人都來聽司布真講道，有一次，他在「水晶宮」講道，聽眾人數到達二萬三千六百個人。有人說，司布真是個禱告的人，他自己也一再向他教會裡的人表示，他的講道，都靠他們的禱告。也有人說，司布真的成功，是因為他對聖經上的話堅信不疑，他完全是按照著聖經上的話來講。

到了一八八七年，司布真遭遇到有史以來最大的敵人，就是達爾文。他發表了「進化論」，使許許多多的人，對聖經都表示懷疑。為了這個他拼命地爭辯，加上碰到一些意外，使他的身體健康受損害，就不得不停下來休息了。一八九一年六月七日，是他所講的最後一篇信息，過了半年，一八九二年的一月二十一日，他就離世歸主了，享年五十七歲。雖然他在世的年月並不很長，但是他所傳的果子，都遠超過一般傳道人。——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15.【一位紐約傳道人的見證】**有人說我是在發瘋，年紀已快四十歲了，家裡有妻子和四個年幼的孩子，卻把紐約電話公司的那份工作辭掉，又把我們在福來與的那幢房子也賣掉，全家都遷到賓夕凡尼亞州的鄉下去。而我自己呢，決定要去受訓，成為一個傳道人。連我父親都問我妻子說：「約翰他到底是要幹什麼呀？」

其實這個決定在我心裡已經醞釀好多年了。我出生在紐約市布克倫區的一個基督教家庭裡，我們全家都去一間德國浸信會做禮拜。在我十歲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我們去參加禱告會，有一位牧師用德文說：「今天晚上在這裡的人中間，一定還有些人是需要耶穌的。」我馬上舉手，接受了主。那幾年來，我一直和家人去教會，我們自己家裡也有家庭聚會；但是我盼望能對主的話語有更深一步的認識。有一天晚上，我們全家正聚集在一起讀經的時候，我就說：「我想找一間能教我讀經的教會。」

我姐姐就說：「你可以去參加海德門博士的解經班。」

那個星期天我就去參加，令我詫異的是，一位年齡高達八十二歲的老人，居然能不用講稿，連講五十分鐘的聖經！第二個星期天晚上，在他講道的時候，海德門博士說：「我要讓你們知道如何得到能力和亮光。」

那天晚上，我搭地下車回家時，一路上心裡面如同火一般地在焚燒。星期一晚上，我又去參加教會裡青年人的聚會，我第一次當眾作見證，述說我蒙恩的經過。在那次聚會中，我認識了一個女孩子叫阿迪蘭，一年之後就做了我的妻子。沒有多久，我又交到一個青年朋友，他帶領我學習佈道

的工作。這個青年人是北浸信會神學院畢業的，他並沒有在教會當牧師，而是做街頭佈道的工作。他教我如何在街上佈道，又介紹我去圖書館閱讀各樣解經的書。在那十二年當中，我每星期至少有一次在紐約市繁忙的街道上佈道，有時候也在一些佈道協會講道。

一九四五年，我剛由紐約工藝學院畢業，在紐約電話公司找到一份很好的職業。這次為了能全時間出來做主的工作，就把這份工作辭掉了。很多人都勸我不要這麼做，有一個傳道人還對我說，神是不會呼召一個四十歲有四個孩子的人。但無論如何，我卻不顧一切，先在費城東浸信會神學院裡讀書。完了之後，又去約翰聖經學院受造就。在求學的四年中，我家人都住在賓州的鄉下，我每週末回家一次。我的兒子說，在鄉下這四年是他們一生之中最快樂的日子。我們種植蔬菜，也飼養了些牛和豬，還有一百多隻雞，把雞蛋賣給東浸信會神學院。

這四年中，我第一次經歷到在禮拜堂裡講道。其中有一間教會要我每星期天去講道兩次，每次給五塊錢的車馬費。後來我又在新澤西州的湯姆士河一間小教會裡做牧會工作，那裡有五十個海軍官校學生，每星期天早晨都前來做禮拜。到了一九四九年，我們一家人都遷到紐約州的北港鎮，因為我在北港浸信會當牧師。我在那裡一共牧會三年，薪水是每星期二十三元，所以我晚上還要到電話公司裡兼份工作。我的幾個兒子也熱心於教會工作。大兒子丹登在學校上課時對老師說：「我們在賓州學校上課之前，都要先讀一段聖經，這裡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老師就說：「丹登，你明天把聖經帶來，先讀給我們聽吧。」

從第二天開始，每天就輪流由班上的學生帶聖經來，在上課之前讀一段給大家聽。

我的幾個孩子，個個都受良好的教育，有兩個已拿到博士學位，另兩個拿到碩士學位。丹尼是一個有名的牙齒，在一間基督教體育協會裡工作。丹登拿到了西德漢堡大學的博士學位之後，就在歐洲美國浸信會裡當了十二年宣教士，現在他是世界浸信會聯會的副總幹事。小約翰現在在北加羅連納大學的籃球隊當教練，他也熱心在基督教體育協會幫忙。

山姆由惠登大學和貝勒大學畢業之後，在陶化學公司裡當生物化學師和出產部的經理。

有人問我們，將這四個男孩教養長大，困不困難呢？我告訴他們，最重要的就是和他們一起禱告、讀聖經和去教會。

一九五六年，我沒有在教會牧會，不知道神的帶領如何。有一天夜裡，我向主禱告說：「主啊！你要我到那裡去？」

第二個星期，有一位元在電話公司工作的太太對我說，她教會的牧師剛剛退休，正在尋找一位新的牧師，於是我被介紹到那裡。這是亞桑生浸信會，是紐約市勃郎士區最古老的一間教會，信徒只有三十五人。我在那裡工作了十五年，信徒人數增加到八十個。我買了一輛殯儀館的靈車，改裝一下後可以坐二十個小孩子，我時常駕著這輛車子到附近的熊山和史坦頓島去接一些青年人過來聚會。教會裡有位信徒，過去在軍隊裡當廚師，他每個月替教會做一次飯。信徒在主日禮拜後，可以坐下來吃喝，飯後又放映一部福音電影。但是我主要的工作還是講聖經。後來亞桑生浸信會的房子被紐約市政府收買了去，為了實行新的都市計畫。一九七一年，我又在勃郎士區克司登街浸信會當牧師。

我的盼望是，紐約市所有的教會能聯合起來，推進紐約市和郊區一帶傳福音的工作，這樣力量

才可以強大些。

我現在已經七十七歲了，有人問我，什麼時候才退休？我說我要繼續傳主的道，直到他要我停止的時候，我才停止。——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16.【搭便車的人】**濛濛的細雨飛淚在西北太平洋的海邊上。惡劣的氣候剛好和我裡面紛亂的情緒成正比。近來我的工作很不順利，又有人不時故意觸犯我，加上我身體的健康情況也欠佳。幾種因素加起來，使得我心靈上籠罩著一層濕厚的迷霧。我是最近才接受耶穌基督做我的救主，可是由於這種惡劣的心情，使得我沒有辦法過一個快樂的屬靈生活。雖然我也相信神是大有能力的，可是我卻不能夠依靠他，因為目前所遭遇的現實問題，使我的心情消極和痛苦。

我心意沉沉地駕著車子回家，忽然看到路旁有一個陌生青年在向我招手，想要搭我的便車。我心裡是這樣不舒服，本來不想停下車來，因為我要單獨地一個人，不希望有人來打擾。但是看看這個青年人，站在風雨之中，也怪可憐的。於是就不得不把車子停在路旁，開門讓他上來。他坐在我旁邊的位子上，沒有說什麼話，我也沒有理睬他。這個青年看來似乎很疲倦的樣子，可能有病也說不定。他好像也知道我不想和他談話。但是他一眼看到我旁邊的那本聖經，就輕輕地問我：「你相信它嗎？」

我說：「是的。」我不希望他再繼續問下去，因為我對我的信仰很表懷疑。我沒有辦法告訴他，我信了耶穌之後，有多大的改變，正過著一個得勝的生活。可是他卻沒有就此而止。

他說：「也許我也需要它！」

我想他並沒有說錯，可是誰來向他傳講主耶穌的救恩呢？我嗎？我乃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為什麼神不差派一個靈性剛強、滿有生命能力的基督徒坐在他的旁邊呢，卻偏偏找上了我？這時我心裡又起了一個感覺：「我們兩個人都需要它——神的話。」

到了他該下車的時候，我把車子停下來，便感到一陣輕鬆，可以不必負擔這個責任了，可繼續去嘗我自己那杯愁苦的酒。可是他竟然沒有下車，仍然坐在那裡，也不說話。然後就將他的苦事說給我聽：他正在吸毒，擺脫不掉，一面說一面流下眼淚。我只有把我信耶穌唯一得到過的一點點甘甜見證說給他聽。一連講了二十分鐘，真奇妙，我越說越起勁。基督救恩的能力，在我身上立刻變成又真又活，我自己深深地得到了安慰。現在我才領悟到，神開始使用這個青年人的問題，來解決我裡面的問題，我感到喜樂，就向這個青年人大大傳起福音來了。

他敞開心靈地聽我說，最後，他便承認自己的罪，並接受耶穌做他的救主。天上的天使也為這個悔改的青年人喜樂。從這時候開始，我的內心便煥然一新，不再自憐和愁苦了。因為：

- ①我不是世界上唯一受苦的人。
- ②自私往往會攔阻神的愛彰顯在我的生命裡。
- ③如果我肯出去向人傳福音，心裡才會有喜樂。

我一點都不孤單了，因為有神與我同在。神差派這麼一個青年人過來，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我們如果不把神的恩典實際化；是不能夠體會得到的。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

的神。」(約壹四 20) 神把這個青年人帶來給我，他對我說：「你應該長大啦！不能永遠做小孩子。」  
那個青年人走了之後，另外一節金句又進到我裡面。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來十三 2)  
我雖然不敢確定，這個青年人就是天使，但是我相信，神安排我遇見他，是為著我們兩個人。  
一路上，我很高興地開車回家，滿有新的能力、新的力量，去面對我目前的環境。——何曉東  
《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17.【**安慰**】我接了電話，對方不住地抽噎。

「你是那一位？」我問，然後才發現這個聲音很熟悉，慢慢地她說：「我接到醫院來的通知，媽媽死了，請你過來一下好嗎？」

原來是我的朋友凱倫。我回答：「我馬上就來。」

我匆匆忙忙地拿起皮包，走出門外，這是我生平頭一次，要去安慰一個人，她正在悲傷的時候。我能做些什麼呢？我有什麼好說的呢？如果講錯了話，那又怎麼辦？我的聖經裡，挾著一張卡片，上面有些安慰的金句，我可以讀給凱倫聽。可是當我發動車子的時候，我又想，我能體會到凱倫此時此刻的心情嗎？因為這些經歷我都沒有。我又不能用自己的感情，去想像她的感覺。

我想請什麼人陪我一起去，又拿不定主意，她要我馬上就去她那裡，因為她急急地需要有一個人能和她在一起。

「主啊，求你幫助我，應該怎麼做。」我禱告說。

當我在駕車的時候，我想起一些適當的話可以對她說。凱倫的母親靈命很豐富，是個很好的基督徒。她帶領了她三個兒女，都相信了耶穌。她的死並不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為她現在已經是在主那裡了。想到這裡，我才漸漸地放下這顆心。

當我見到凱倫的時候，她的眼圈是紅的，面色蒼白。她一看見我，馬上就倒在沙發上，不住地哭泣。我開始想到自己的母親，並體會到如果我是凱倫的話的那種心情。這時候方才準備要說的那些話，都不知去向了。我只有坐下來，伸手去扶著我的朋友。我為她禱告，可是我的心情卻是很沉重，我嘴裡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最後只有和她一起哭。

門鈴響了，凱倫教會裡的牧師，聽到這個消息也趕了過來。我們三個人便牽著手一起禱告。後來凱倫微聲對我說：「當死亡一來到，即使有人安慰，也一時消除不了這個傷痛的感覺。」

過了幾個小時，凱倫的姐妹也來了，我覺得我不需要再待下去，就對凱倫說，如果她需要的話，隨時都可以打電話來叫我。我一路回家，心裡很懊喪，因為我沒能安慰凱倫，連那幾節聖經，都沒有讀給她聽。

喪禮完了之後，凱倫也恢復正常，可是我始終很遺憾，沒有盡到安慰她的責任。

過了幾個星期，我在教會裡面遇到了凱倫，「謝謝你，上次媽媽死的時候，你來安慰我。」她緊緊地抱著我說。

那天主日崇拜的講題是約伯記。牧師說到，約伯那三個朋友能夠安慰約伯，是在他們不說話的時候。當他們一開口，安慰也就沒有了。我回想到那一天，凱倫的母親死的時候，我曾和她坐在一

起，一同禱告。原來我的朋友，是需要有人在她受傷的時候，支持著她。不是要說些什麼話給她聽。我聽到這篇信息，心中的擔子才放下來。我不再為這件事感到遺憾了。

我即使再說什麼，也減輕不了凱倫的悲傷。她所需要的，是有人在這個時候，和她在一起分擔她的憂傷。如果那個人能和她一起哭，對她的幫助會更大。而且聖經上也是說，和哀哭的人一起哀哭。

從此以後，我不再去研究，應該怎麼樣去安慰別人。我相信不管怎麼樣，耶穌總是會使用我去安慰別人的。——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18.【黎巴嫩的傳道人】**早晨，我吻別了妻子，知道很可能再也見不到她了。因為到處都是槍林彈雨、炸彈爆發，險象環生。

最近，在我尚未出外旅行之前，曾有兩個持槍的暴徒，沖進我們家裡，威脅到我們的生命安全。我曾考慮要取消這次旅行，可是我的妻子卻對我說：

「你要明白，死亡並不是我們的仇敵，如果你離開之後，萬一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我們將會在主那裡相見。」

我年輕的時候並不認識主，天天沉溺在罪中，為了填補內心的虛空，便儘量地放縱情欲，花天酒地。那時候我在旅館做事，曾去英國、瑞士和利比亞，結果賺了一大筆錢，在一九六三年返回黎巴嫩的貝魯特，又在貝魯特一家最豪華的旅館裡當餐廳經理。可是我心中的虛空，卻一次比一次加甚。我在英國時，曾遇到一個很好的女孩子，我心裡想：

「也許這個女孩子能填滿我心裡的虛空。」可是我和她結婚之後，虛空的問題仍然得不著解決。後來我們生了一個男孩，雖然是很高興，然而內心的問題仍然存在。我開始問我自己：

「我為什麼要生在世上？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存在的理由又是什麼？」這幾個問題，我都得不著答案。由於內心的空虛，使我不得不去請教一些信仰宗教的人。

有一位太太對我說：

「我介紹你去和一些宣教士談談吧。」

我們把宣教士請到家裡，他們便繼續不斷地來看我們，足足有半年之久。往往每星期來我們家兩三次，可是我都和他們爭辯，使他們下不了臺。有一天，其中一位宣教士就對我說：「我雖然不能夠回答你的問題，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穌救了我，他就是道路。」

當我們坐在一起讀聖經的時候，我倒了一杯威士卡，手上還挾著香煙。他們沒有禁止我，因為知道禁止也沒有用，卻會引起我的反感。到後來聖靈進到我的裡面，這些東西便都脫離我了。

這些宣教士所表現出來的愛心，令我非常感動，但我開始對他們有些懷疑，他們愛我是否有條件的？

我小心地注意著，有一天下午，經過了一段很長時間的查經後，他們就問我和我的妻子，願不願意接受主耶穌為救主。我便很隨便地回答：

「我們當然願意，難道耶穌只是屬於你們的嗎？」其實我根本就不知道接受耶穌做救主，是怎麼一回事。我還不願意丟棄我的罪，可是我的妻子倒比我先接受了，她認罪悔改，生活大有改變。

我呢，卻仍然生活在罪中。過了兩個月，在一家餐館裡，突然之間，神的靈好像在我裡面說話：

「你若要做基督徒，必須順服主耶穌。」

我知道我要作一個選擇，服順神呢？還是背叛他？我心裡感到很懼怕，於是就在游泳池邊，找一個沒有人的地方，跪下來禱告說：

「主啊，赦免我，我是個罪人，求求你幫助我，因為我很軟弱。我願意為你而活，求你賜給我力量。」

回到家裡，我讀了一會兒聖經，就去睡覺。早晨醒來之後又禱告說：

「主啊！昨天晚上有你同在我很舒服，今天一天也求你讓我活在你的裡面。」

我的朋友都發現我改變了，就問：「你怎麼了？」

在我工作的那家旅館裡，一共有五百個服務人員，他們都看到我生活上改變的奇跡。我不只對他們傳講耶穌，甚至於對顧客也是一樣的傳，我覺得福音的信息要比吃飯更重要。可是並非每一個顧客都喜歡我這麼做的，有一天，老闆警告我，如果我再向顧客傳道，他就要解雇我。我也警告他說，如果他不讓我傳道，我就馬上辭職不幹。結果我贏了，不但如此，過了兩個月，老闆反嘉獎我，說我是本年度最優秀的服務員。

除此以外，我和我的妻子還在西頓一個小村子裡傳福音。附近這些村民都很頑固，向他們傳福音是難乎其難。我們家原是回教背景，母親知道我信了耶穌，就對我說：

「兒啊，你改變了你的宗教信仰是違反了我們家庭的傳統。」

我就對她說：

「媽，我並沒有改變信仰，只是發現耶穌基督是神而跟隨他而已。」

我們便一直為她老人家禱告，感謝主，母親在臨終前也接受了主。

一九七一年，我去荷蘭阿姆斯特丹出席歐洲福音廣傳大會。整整一個星期，我深深地知道主要我放下我的職業，全時間事奉他。於是我就說：

「主啊，我願意事奉你。但不知道該怎麼做。」同時心裡又想，我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不能為主所用。在我沒有辭去我的工作之前，曾聽過一篇信息，就是大衛王與歌利亞的故事。聖靈似乎在對我講話：

「你看，掃羅王的軍裝對大衛是不適合的，但是他只用了一塊石子，就打死了歌利亞。所以就用你所有的恩賜吧。」

第一年，我每天早晨讀聖經，下午也讀，由一家咖啡店到另一家咖啡店，向人作見證。我認識了一些旅館的服務人員，其中有一位在「大英旅社」裡工作，我帶領他信了主。他要我到他山上的家去，我又帶領他的妹妹也信主。然後他又介紹我向更多的人傳福音，我的工作就像雪球一般，越滾越大。

一九七六年，我們五個人在貝魯特成立一個教會，從查經開始，現在已經有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個信徒了，他們每星期天都來教會禮拜。我們有二十三個青年弟兄，都能夠講道和教日學。有一度，我們曾有十一個家庭查經班，我們的任務是向那些回教徒傳福音。有四位回教徒接受了洗禮，他們都很愛主，可是所受的逼迫也很大。他們的家人曾威脅，要致他們於死地，然而他們卻仍然前

來聚會。

我們在難民營中也有工作，向那些回教徒作見證。我們打算在西頓開始另外一個教會，那地方百分之九十都是回教徒，可是這個工作是相當的危險，在中東，要做個基督徒，必須付上很大的代價，也要有為主殉道的心志。

在山區有一個村莊，所有的房子都毀於戰火，我們前去替一百六十三家人家修復了他們的房屋，是由美國北卡州波尼城，撒瑪利亞人基金會協助的。我們替他們修蓋房屋的時候，就一面向他們傳福音。

我的工作也受到不少攔阻。有一天，我要去山中參加一個查經聚會時，有幾個暴徒拿槍，把我綁架了去。他們帶我進入一見屋子，我在那裡待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我感到很懼怕。但是我想到一節聖經，就是哥林多後書五章八節「我們坦然無懼，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我便感到很平安，心裡面反倒是非常喜樂，結果那四個暴徒竟放我走。黎巴嫩人心中都很饑渴，他們過去一向是追求富貴，如今都被戰火毀滅了。他們的事業也都被戰爭所摧殘。現在他們正在尋找人生的目標，我們向他們作見證，就有很多的人得救了。——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 19.【少數民族的歸主】「殺掉他們！這些基督徒都不是好東西！」

一羣查莫拉的暴徒，怒氣衝衝地聚集在市政府的大門前，高聲吶喊，要我們的性命。那個年長的紳士，也向我們叫著說：

「你們這些人，是在陷害你們自己的同胞！」

我驚訝地望著他，我只不過剛剛成為基督徒沒有多久，並沒有做甚麼叛國的事情。

「官長。」我說。

「我對自己同胞一向時很忠實的。」

「不許多嘴！」他咆哮著。

「你們這些基督徒，是想要造反，推翻我們這個部落的政府。我要請你們嘗嘗鐵窗風味。」

兵士們把我們一起推到監獄去，將六十個基督徒，都關在一間牢房裡。我們像沙丁魚般地擠在一起，動彈不得，外面的人還不斷地進來。我心裡免不了起了疑心，不如放棄信仰吧。你看你信的結果是甚麼？在這最痛苦的時候，我想起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我家在喬狄克，是墨西哥風景最優美的地方，從小就有酗酒的嗜好。我一出世，收生婆就拿甘蔗酒，在我的嘴唇上抹了三次。每逢心裡一不快時，就借酒消愁。我們查莫拉人一向時很排外的，從來就不求教於外鄉人，任何問題都是讓我們自己的巫醫解決。如今我內心感到饑渴，甘蔗酒無法彌補這個需要。我向我們自己廟裡的神祈求，求了這個神，又去求那個神，都絲毫不見果效。到後來我真想自殺，但是又缺乏勇氣，只好再去酗酒。

一九七四年，我聽到一個謠言說，有一些查莫拉人，找到一位神，是我們所不認識的。他們說這一位乃是真神，就不肯再去敬拜偶像了。我一聽到這個，就怒髮衝冠。

「把他們的房子燒掉，」我叫起來。

「這些人簡直是丟我們查莫拉人的臉！」

可是我心裡面仍然沒有平安，漸漸地我自己也跑到遠處去聽聽那些基督徒在談些甚麼。他們說有一位可以救我脫離罪惡，我急於想要多知道一點。有一天，我旅行到墨西哥的拉卡薩斯城，去找一個喬狄克的同鄉。在他家裡遇見一位美國宣教士，名叫康雅各。我對他很冷淡，可是有幾個查莫拉人過來迎見我。

「神有一本好書，」他們說。

「康牧師把它翻譯成我們的文字。上面說耶穌如何背負我們的罪。曼諾爾，你要相信他，他會救你的。」

過去沒有人對我們提起過這本書，我們怎麼能看得懂呢？

「耶穌把平安賜給每一個困苦的人。」康牧師對我說。

「他為你死，曼諾爾。他為你做了你和神之間的中保。」

這些話我不能完全消化，需要好好的想一想。我回到了喬狄克，手上帶著一本馬可福音，是康牧師翻譯的。當我開始讀的時候，裡面在對我說話了。

「曼諾爾，我為你的罪被釘死，我要幫助你過一個新的生活，只要你肯信靠我。」

最後我便說：

「是的，主。我很軟弱，我信靠你是我的救主，將我的身心全都奉獻給你。願你按著你的意思行，我需要你的說明。」

一陣烈火開始在我心中焚燒，我被那說不出來的平安籠罩著。我要我同村的人都能夠享受到這個平安，就想找個查莫拉人談話。我們也不再參加村子裡宗教節期的活動了。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才會遭到逼迫。漸漸地有不少其他村子裡的人，也接受了耶穌，引起地方居民的注意。有一天，事情便發生了。當我從玉米田回家的時候，有員警在等我，地方紳士把信耶穌的全部集中在市政府門口審問。現在我們都在監獄裡，我聽到神在和我講話。

「曼諾爾，你現在要往後退已經太遲了，只有努力向前，信靠我。」外面群眾仍然不住地叫喊：

「你們都該死的，活不到第二天早晨！」

那天晚上，我們在黑暗之中彼此勉勵，一面唱聖詩和禱告。天亮的時候，我們六十個人仍然活著，神的能力在護衛者我們。當局知道了這件事，就打開監獄的門，叫我們出去遊街。我們經過那些憤怒的暴徒中間，最後有兩個衛隊，把我們送上一輛卡車。過了兩個小時，到了查莫拉的邊界上，他們就叫我們下來。這是他們對我們的懲罰，因為我們沒有犯甚麼罪，所以他們也無從控告我們。

我們便高高興興地回家去。從那時候起，就有許多喬狄克的人，前來問我們許許多多的問題。因為他們親眼看見神的能力在保護著我們。我就用這本馬可福音，和他們一起分享神的話。最初我們是在晚上聚會，後來我們膽子稍微大一點，白天也聚會，我們的人數馬上就增加到七十個。村裡的領袖看到我們成長得那麼快，就很不喜悅。有一天晚上，天氣炎熱，外面有人敲門。員警來了，綁上我的雙手，再一次送我進監獄。這一次，他們把我關進一間窄小、不透空氣的牢房裡，還有三位兄弟和我關在一起。最初，我憑著信心，還可以支援得過去，可是到後來，我幾乎都不能呼吸了。喉嚨裡乾巴巴地，需要水喝。在這個時候，死亡一步步地迫近。

「主啊！救我，」我叫著。

「我快要渴死了，又受不了這個悶熱！」

當我正在禱告的時候，一陣微風，由那個小小的窗子吹進來，使我肺裡充滿了新鮮空氣。我的渴也止住了，勇氣恢復，又重新振作起來！天亮後，我就和我的同伴們，勇敢地向那些領袖作見證，我們相信這位真神，是滿有喜樂。他們沒有辦法消除我們的信仰，就只好驅逐我們出境。

可是神卻照顧我們這些無家可歸的查莫拉人，他使我們組成一個新的基督徒社會，在拉卡薩的近郊。

在一九八〇年，我們準備了一次盛大的宴會，慶祝康雅各牧師講全本新約聖經譯成了查莫拉文。在這次宴會中，我想到過去所參加的那些宴會，不同的是，我已經不再酗酒了，主耶穌掌管了我的一生。

查莫拉人在墨西哥，早在西班牙人征服時代，就一向很排外的。二十年前，我和我太太伊蘭在拉卡薩租了一間房子。那時候有些傳道人說，查莫拉人是不可能接受基督教的。任何一個查莫拉人，只要是離棄了他自己的文化，不是被刀殺死，就是被驅逐出境。

可是現在呢，已經有一千個查莫拉人來參加我們的聚會。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現在他們都非常需要聖經。

「我們過去都不認識神，直到你們帶來了他的話。」成百個查莫拉人，一批又一批地跑來要聖經。現在查莫拉的信徒自己主持他們的教會，以新約聖經為藍圖。這工作將繼續延持下去，他們負責開展神所交托給他們的聖工。——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20.【輪椅賽跑健將】**一九六八年的六月二十九日，我正在越南服兵役，我是個軍曹。那時候我遣派手下的人去直升機那邊搬運給養。當直升機飛走之後，我張望了一下四周，然後開始爬上山嶺。只爬了一半，我其中的一個手下不幸觸到地雷，轟然一聲，我便不省人事了。

到了七月四日，我在醫院裡蘇醒過來，才知道我的兩條腿都已經沒有了，一直斷到膝蓋上面三吋左右的地方。我既痛苦，又惱火，因為一切的美夢，全都化為泡影——我曾盼望將來能成為一名滑雪健將呢！

我出生於美國華盛頓州，從小就喜愛運動。高中的時候會參加足球隊、棒球隊和籃球隊。可是所有的運動中，我最喜歡的還是滑雪。我的願望就是有一天能夠參加美國的國家滑雪代表隊。我母親的家人都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我的祖父是個牧師，他時常向我父親、兄弟們、還有我，傳講耶穌的救恩；可是我總是想盡辦法來躲避。每次他要向我傳道的時候，我就說：「對不起，我有事要走開。」

我和我的兄弟們，只要是一看見他來，馬上就溜之大吉。我們對宗教這一類的事，絲毫不感到興趣。

高中畢業後，我便進入大學，大學生是可以遲延當兵的。可是我卻退學去學滑雪，於是我被征去當兵。但這對我也沒有什麼妨礙，反正我意志堅決，終有一天會如願以償的。我在夏威夷受了六個月的訓。軍隊裡每一個人都和我一樣，不需要神，只要生活能過得快樂就行了。六個月完了，我們這隊人，除了一個以外，全被調去越南戰場。在那個地方可不比在這裡，生死關頭，也就不再有

人嘲笑神了。問題是究竟有沒有神？如果真有那麼一位神的話，我們當怎樣來認識他？我也是問這樣問題之中的一個。

我受傷之後，便被空運到首都華盛頓的馬迪根陸軍醫療中心，在那家醫院裡住了九個月。那段日子，我不住地埋怨我的國家和百姓。我痛恨神，也討厭有人看著我；只要有人朝著我看，我就開口咒罵他。

我買了一輛新的汽車，和一艘小汽艇。天天晚上酗酒，吸食麻煙和各種的毒品，可是卻沒有一樣能夠彌補內心的虛空。

過了差不多一年半，我就決心要自殺來了此一生。我打算駕車撞在樹上，可是一個朋友攔阻我，把車子的鑰匙拿走。在那個時候，有三個基督徒輪流來向我傳耶穌，其中有一個名叫法蘭克馬森，他是和我一起去當兵的。他告訴我他是如何相信耶穌，我便回答他說：「我才不會去相信神呢！他讓我失去了這雙腿，我的朋友也在越南戰場上陣亡了。」

可是我看看法蘭克的生活，的的確確是和我不一樣。他有那種的平安，是我所沒有的。

後來我又認識了凱賽史朝基士，不久她就成為我的妻子。她也告訴我，耶穌基督是怎麼樣改變了她的生命。然而我的反應仍然是如此，我沒有辦法相信。她又對我說，並不是神使我失去了這兩條腿的，而是由於人類犯了罪，背叛神，才會有戰爭。她的話也有道理，可是我就是信不下來。

到了一九六九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另外一個朋友羅得方亭佈雷，教我如何將耶穌基督接到心裡，我照著他的話去做，這下子主便進到我的生命裡面了。雖然我沒有得回我的雙腿，也沒有什麼奇特的經歷，但是我卻經歷到一種新的領受。我想：「神能把我做成一個他所要做成的人。」

神開始在我生命上做工。我向人作見證，每次作見證的時候，眼淚都不住地往下流，我整個人都改變了。然後我又開始在小孩子中間傳道，因為小孩子比較天真。那些孩子就對我說：「我們要你和我們賽跑。」

「我沒有腿怎麼跑呢？」

他們說：「可是你有輪椅呀！」

於是我就訓練自己，用輪椅和他們比賽。最初只跑一小段，後來就越跑越遠了。進一步，我參加全國的輪椅馬拉松比賽。一九八〇年，我得到第二名。一九八一年，我又去參加，深深地感覺到神與我同在。賽跑一開始，我便一馬當先，捷馳而去。我心裡想，我有充份的信心，這次一定能夠成功。最初那二十分鐘，只是在平地上，偶而越過一些小丘。可是到了傷心嶺，我們便開始爬山了。我登上了山頭，比第二個人要快六分鐘。這真是了不起！下山就不會有什麼困難了，最難的就是上山。

我到達終點線，有好幾千名觀眾熱烈地為我鼓掌和喝采。我是第一個到達終點線，獲得了全國輪椅馬拉松競賽的冠軍。我的名次，不只是我這一組的第一，而且超越所有其他的選手。我滿眼的淚水，頭髮幾乎都要豎立起來。我太興奮了，但是我知道不只是我一個人如此。

雖然這次的得勝，是我苦練出來的結果。可是若沒有耶穌基督所賜給我的新生命，我怎麼會有這個力量去苦練呢？我連活都不想活下去了！

有人問我說：「是什麼改變你生命的？是不是這次的輪椅馬拉松競賽？」

我回答說：「不，是耶穌基督。」——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21.【車子的故事】**孤獨一枝蠟燭，用著抖抖的微光，當我們正準備要上床睡覺的時候，它隨時都會熄滅的。兩邊的牆上和上面的天花板，交錯著條條大大小小的裂痕。門是半開著，外面的兩點，不時地打進來。我倒在草墊上不住地發顫，不只是因著寒冷，還有心中的恐懼。為什麼這邊的工作會那麼難做呢？南美洲哥倫比亞這個國家的居民是如此地迷信和疑懼，很不容易告訴他們有關神的事情。像我們這些毫無經驗的神學院學生，又有什麼辦法能打破他多年來的迷信和傳統？

一九七八年夏天放暑假的時候，我們這幾個浸信會聖經學院的學生，被派來哥倫比亞作短時期的實習。我們的工作地點是在一個叫梅德林的大城市。這是個工業中心，擁有一百萬人口。我們在各教會幫忙了幾個星期。我和瑪莉亞加上格斯他夫，還有兩個神學院學生，就被派到鄉下來，離梅德林約有一個小時的路程。我們一路上不斷地為這些迷信的居民禱告。這條路很不好走，路上全是些洞坑和石塊，我們那輛小小的車子，不住地上下顛簸。最後總算到達了目的地。我把車子停在山上一個學校的旁邊。

「我在聚會完了之後，就回來查看一下這輛車子。」

我對他們說，一面把東西都搬下來，進入一家農房裡。我們要在那裡停留好幾天。我想把車子停在這地方比較安全些，同時我又把它鎖上了。我們的房主是基樂米娜，和她的丈夫伊非姆，他們都是貧苦的農民，所耕種的土地是屬於他們的地主。可是他們都殷勤地招待我們，歡迎我們去講耶穌的救恩。我們安頓下來不久，就先去把鄰近農家的孩子都請來。他們一排排地坐下，安靜地聽我們講耶穌的故事。近黃昏的時候，我們便把孩子都送回家去，晚上還有室內聚會。教會裡的信徒，三三兩兩地前來，有的來自遙遠的地方。天開始下雨，一路上都很辛苦。我們燃上一盞煤氣燈，床上、長凳上，全都坐滿了人。格斯他夫講了一段聖經上的信息，外面風雨交加。聚會完了，瑪莉亞和我，還有兩個女孩子，便歡歡喜喜地爬上床去，可以暖和一些。這間睡房的門關不起來，我便拿一個木箱擋著，免得外面的風吹到裡面。最後，瑪莉亞吹熄了蠟燭，我們便鑽進被窩。忽然我聽到外面有人在說話，一下子門就被推開。

「小姐，小姐！」基樂米娜慌慌張張地跑進來，驚動了我們每一個人，我們也聽不懂她在說些什麼。

原來那些信徒回去的時候，發現我們的汽車，被人推翻在路的中央，車胎都被刀子割破了。汽油管子也被拆去，馬達也被破壞。格斯他夫說，應該請人來看守車子的，現在已經太遲了。應該怎麼辦呢？我失去了主張。

「小姐，」我們的房東太太說：「我們知道是什麼人幹的事，現在伊非姆已經拿著大刀，要去找他們算帳了！」

伊非姆得救才沒有多久，火氣仍然很大。他實在很難控制自己，弄不好會鬧出人命案子的。

「不行，」我叫著。「告訴他千萬不能這樣，殺人不是神所允許的！」

基樂米娜便緊忙追上去。我們四個人就拼命地禱告，求主攔阻伊非姆去犯罪，他總算是被追回來了。那天晚上，格斯他夫就和他交談和禱告，足足有一個晚上。這件事算是解決了，可是我們的

車子呢？我們怎麼回梅德林去呢？為什麼會有這件事情發生？我們還有六個星期的工作，沒有車子怎麼可以？

是不是還會有更不幸的事要發生？

我躺臥在那裡，神開始對我說話了，他告訴我只要有他在，就不會有懼怕，因為

「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們。」（詩三十四 7）

於是躺在草墊上，我心裡面滿有平安。這輛汽車乃是他的，不是我的，他可以任意處理它。我向神發出感謝，求他赦免我的憂慮和懼怕，然後便安然入夢。

第二天，在我們沒有去看那輛被破壞的車子之前，我們先有晨更。我們一起禱告，求主因著這件事，使他自己能得著榮耀。當我們到達學校前面的時候，那邊已經聚集了一大批人。因為這個消息很快地傳出去，甚至傳到哥倫比亞遙遠山區一帶地方。我們回答了他們很多的問題，向他們傳講神，並對他們說，為什麼我們要來這些地方。

我們把車子送到鄰近一家修車行，許多人都前來看我們，我們不斷地和他們講救恩，不只是講，而且還有見證給他們看。那天晚上的聚會中，我們看到主大大地做工，許多陌生人都出現在門口，因為好奇心的驅使，他們便突破了迷信傳統和疑懼，跑來參加我們的聚會。也許是因著車子的這件事使他們過來的。我們始終不知道是誰幹的事，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乃是，居民能夠有機會聽到福音而相信耶穌，罪得赦免。

在那一個星期中，我們被邀請到很多傳道人沒有去過的家庭裡講道。參加的人一次比一次增加，他們都聽到了福音。我們離開這個地方之後，車子被破壞的這件事，使我們有更多的機會對人作見證。每一個加油站和修車站，都變成了我們的講臺。神使用這輛車子，替我們打開這一帶福音的門。——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22.【追蹤者】**我同房的朋友芭芭拉和我一起回到家鄉尼布拉斯加州的海斯丁市，去看望我們在那邊的親戚朋友。我們由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出發，開了九個小時的車子，到達海斯丁的時候，已經是清晨兩點鐘了。

我們進入市區沒有多久，就有一輛車子在後面跟蹤我們，裡面都是男孩子。起初我們感到有點害怕，但是想到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我們往往玩一種遊戲，就是男孩子在背後跟著你的車子，一直到你躲開為止。所以我看看背後那輛黑色的汽車，心裡面想，我們這個小城市還跟以前一樣，沒有多大的改變。

那輛車子仍然窮追不捨，芭芭拉就踩足油門，我們進入一條小巷子裡轉一個圈，再回到街上去，那輛車子便看不見了，我們想他們大概不致於還會追上來。當我們經過我過去所參加的那間禮拜堂的門口時，我要芭芭拉把車子停下來，我們就在那邊逗留了一會兒，我想起教會裡的一些朋友，還有那天，我走到台前去接受主耶穌做為我的救主的那一刻。

「唉，芭芭拉，」我歎口氣說：「我真愛這座禮拜堂，它過去的歷史，有我一份呢！」

她聳聳肩。芭芭拉對基督教一向不敢興趣，她著重知識學問，對這些屬靈的事情卻是冷冷的。

我們正坐在那邊談天的時候，那輛跟蹤我們的車子又出現了，緊緊地停在我們的背後。我們前

面是牆，既不能前進，又不能退後。我們當時並沒有恐懼，只不過是憤怒。過了一會兒，有一個瘦瘦的青年從車子裡跑出來，到我們的車子旁邊。芭芭拉將玻璃搖下一點點，想聽他說些什麼，她的膽子要比我大。那個青年人態度並不友善，嘴裡說出一些污穢骯髒的話來。我嚇得魂不附體，就叫芭芭拉把窗子搖上。她望著我，似乎覺得我有點過份，但是卻順著做了。

那個青年人好像是有什麼企圖似的，不住地閃著眼睛。又有一個青年人從車子裡出來，衝向我們。雖然窗子是關著的，我們仍然可以聽得見他們口裡所吐出來的那些淫猥下流的言辭，和威脅我們的話。

我的雙手發麻，心在忐忑地跳。

「主啊，救我！」我叫出聲音來。

芭芭拉很不高興地望著我，「現在正是你禱告的時候啦。」

我決定兩眼望著禮拜堂，不看那些人。當我正在禱告的時候，我感覺到神的手扶在我的肩頭上說：「珊娣，不要怕。」

事情越來越嚴重了。一個個子高大的傢伙從車子裡跑出來，走向我們這邊。他大約有六呎高，三百磅重，走起路來，地好像都在震動。

那個瘦瘦的青年抬起頭，張大嘴在笑。當那個大漢朝著我們看的時候，那個瘦子就說：「他過去曾撕毀過好多輛車子的。」一面說，一面手舞足蹈地跳著他的「勝利舞」，心裡想這下子我們可跑不掉了。

芭芭拉望著我，她的憤怒裡慘雜著恐懼。

「你的神現在在那裡呀？」她一面說，一面哭。可是神仍然安靜地在我心中，用那微小的聲音說：「不要怕。」

那個大漢來到我們車子這邊時，他們車裡面那個駕駛員，忽然將車子倒退，好讓我們能夠出得去。

就在這一霎那間，芭芭拉把握這個機會，將車子駛離禮拜堂。

「我們去那裡呢？」她問我。

「向右轉，」我說：「我們可以回到那條大街上，去警察局。」

可是我忘了再進一步地指示她，以致她把車子開進一間學校的停車場裡。這個停車場，三面都是十二呎的高牆，這下子可完了。那些男孩子把車子停在入口的地方，使我們變成了甕中之蠶。

我們拼命地想尋找其他的出口。如果我們由人行道上越過去，很可能會穿插於路燈和籬笆之間，把車子撞在那些東西上面。只要我們能過得去，就可以回到街上。

「我辦不到呀，」芭芭拉哭著說：「中間只有一吋長的空隙！」

我滿有信心地說：「我們可以過得去的，你相信我吧。」

她望著我，這是她生平第一次在等候著神跡出現。

「哦！珊娣！」她還在哭。

那些男孩子漸漸走近我們，我向她大聲叫著，她便咬緊牙關，閉了一會眼睛，然後踩足油門。那個大漢急忙躲開，另外那兩個人也紛紛滑倒在地上。

我們終於是過去了，車子經過一次猛烈的震動之後，就到了街上。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我們是過得去的。神使紅海的水分開，他沒有丟棄我們。芭芭拉，你不是親眼看見的嗎？」

「可是事情還沒有完呢！」她咕嚕著說。

後面那輛車子還在緊緊地跟著，但是我們到了警察局門口，他們便走遠了。

進了警察局，我們把經過的情形告訴警長。警長就建議我們把車子留在這裡，由他們送我們去我姐姐的家。

到了家門口，我跑去敲門，竟沒有人應。於是警長就把我帶到公用電話亭那裡，我打電話回去，姐姐向我道歉說，她睡著了，所以聽不到敲門的聲音。我告訴她，員警的車子送我回家。

「什麼？」她叫起來。

我們平平安安地進入她的房子裡，那天晚上我一五一十地把經過告訴她。最後當我和芭芭拉兩人在一起的時候，她就問我：「你老實地告訴我，這次我們能夠化險為夷，是你禱告的結果嗎？」

「當然囉，這件事由頭到尾都是神在掌管著。」

「那麼你自己害不害怕呢？」

我應該向她誠實。

「最初我的確是怕得很，但是後來我便學習到，當神對你說什麼的時候，你要相信他的話。」她吐了一口氣。

「我們今天晚上都可能會送命的，」她說：「現在該是我認識耶穌的時候了。」

我大大地驚異！我過去一直盼望芭芭拉能夠信主，今天晚上她竟接受了！

第二天警長打電話來叫我們去取車子。到了警察局，我們知道那幾個男孩子都已經逮捕了。

「他們都是吸毒的，」警長說：「我們還不知道他們對你們的企圖是什麼。」

我想起一節聖經：「小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約壹四 4）

那天晚上，因禍得福，芭芭拉接受了主。

這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我一直相信，神在掌管著我們的生活。——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

23.【審判】時間：世代末了。

地點：白色大寶座前面。

人物：所有不信主已死了的人。

（罪人甲低著頭，戰戰兢兢走到寶座前面。）

主：你是xxx嗎？

罪人甲：是。

主：你在世上為非作歹，殺人搶劫，無惡不作。你知道不知道，罪的工價乃是死亡？

罪人甲：我知道。但是我一直以為人一生就如燈火熄滅，一死就什麼都完了，沒想到會來到這

個地方。

主：你聽過耶穌基督的救恩嗎？

罪人甲：有一次，我經過一間基督教的教堂門口，有人請我進去，我罵了他一聲就走掉了。

主：很可惜，你失去一個得救的機會。你既然相信人一死什麼都完了，現在你也就完了。下去。

（罪人甲苦著臉，罪人乙上來，他看來似乎是理直氣壯的。）

主：你是xxx嗎？

罪人乙：是。

主：你在世上時也犯了不少罪，你知道嗎？

罪人乙：我犯了什麼罪？我一不偷，二不搶，三不殺人；一生沒有做過虧心事，我做什麼都是憑良心。

主：不錯，你沒有犯過地上的法律，但你卻犯了天上的法律。

罪人乙：天上的法律是什麼呀？

主：不認識這位元創造世界的真神，有犯罪的意念，都是犯了天上的法律，你沒有殺過人，你恨過人嗎？你沒有犯過姦淫，你動過淫念嗎？你說過謊嗎？你自私過嗎？你自己想想看吧。

罪人乙：這些倒是有的，可是也不致於會下地獄呀！何況有那一個人沒有呢？

主：這是天上的法律，你要上天堂，就該遵守這些。我並不是不知道你們不能夠遵守，所以才降世為人，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使你們因著我的死可以罪得赦免，使你們因著相信我，可以白白稱義，上天堂。現在那些已經相信我的人，今天都不在這裡了。

罪人乙：我的哥哥是個基督徒，他一直勸我信耶穌；而我卻對他說，我做事憑良心，我不必相信耶穌。難怪我在這裡找不著他。

主：這是你自己失去得救的機會，也怪不得別人了。

（罪人乙下，罪人丙上。他雙手合在一起，因為他是個信佛的。）

主：你是xxx嗎？

罪人丙：是，阿彌陀佛。

主：你再多唸一萬次阿彌陀佛也沒有用的，你過去犯了那麼多罪。

罪人丙：可是我吃素唸佛已經有二十年了，連一隻螞蟻都不敢殺死；蚊子咬我，我只是把牠趕開，也不打死他。我也做了不少的好事。

主：吃素唸佛並不能清除你的罪，而且佛也是人，並不是神，他不能夠救你；你拜偶像，罪更大。十條誡命中一條說，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麼形象，仿佛天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你卻把手所作的偶像當神來拜，你不是在拜我，是在拜鬼。

罪人丙：唉！我一直以為宗教都是一樣的，叫人行善。因此有人勸我信耶穌，我就告訴他，我已經信佛了。

主：信我不是信宗教，而是一條唯一得救的路，你為什麼不好好研究一下呢？

罪人丙：我很後悔，但已經太遲了！

（罪人丁上，他一路上不住地喊冤枉。）

主：你是xxx嗎

罪人丁：主啊！他們怎麼把我帶到這個地方來呢？我明明是個基督教徒，我每星期天都風雨無阻地上禮拜堂，是xxx牧師替我施洗的。

主：上天堂的只有基督徒，而沒有基督教徒。你雖然受過洗，也去禮拜堂，但你並沒有接受我做為你的救主，也沒有使你的罪被赦免。你的生活和你沒有信基督之前完全一樣，照常犯罪，根本就沒有重生。凡稱呼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有遵行他旨意的人才能進去，這節聖經你讀過嗎？

罪人丁：我從來就沒有讀聖經，牧師講道我也全都沒有聽進去。因為我家世代代都是信教的，所以我也是個教徒。

主：天堂裡面只有聖徒，沒有教徒，你下去吧。

（罪人丁下，罪人戊上，他是個共產黨員，無神論者。）

主：你是xxx嗎？

罪人戊：是。

主：你是個無神論者，曾逼迫過我，你知道嗎？

罪人戊：我沒有逼迫過你，我只逼迫過基督徒。

主：你逼迫我的兒女，就是逼迫我。

罪人戊：可是，我怎麼知道有你呢？我沒有看見過你，我是相信科學的，又沒有科學上的證明。如果當初只要你出現一下給我看看，我就會相信的。

主：我是個靈，是肉眼所不能看見的；你沒有看見過電，你怎麼會相信有電呢？世上那些花草樹木、山川河流，和天上的太陽、月亮和星斗，都是怎麼產生的，你沒有想過嗎？

罪人戊：我以為本來就有的。

主：這更不合乎科學了。你家裡的桌子、椅子和床，都本來就有的嗎？

罪人戊：（低頭）我很後悔。有一次我在一個基督徒家中搜到一本聖經，我連看都沒有看一下就放在火裡燒掉了。

主：那你失去了得救的機會。（審判仍在繼續）——何曉東《大光短篇故事精選》